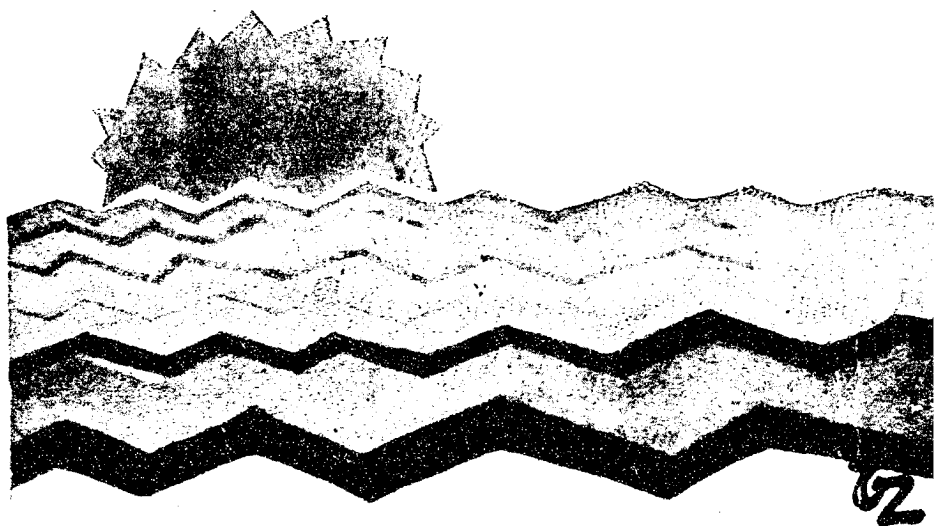




歸心

從巴黎至廣東
的印象與感想

解人著

西平吾兄
健吾女士

指
正

解
人

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山谷詞

目 錄

引子「不一定」

巴黎

里昂

馬賽

船開

第一餐

音樂

酒

望海

地中海

捉迷藏

機巧的老人

埃及音樂

紅海熱

又是紅海中見圓月

做父親的

回教徒的祈禱

呵時間

睡夢與風浪

男子，女人

哥命布

海波

似曾相識

船上的消遣

新嘉坡

果王

青春

船上的愛情

期待 一

期待 二

西貢

生命的價值

自殺

月下的海

人與海

尾聲 「一個人」

我們生活在轉變急激的時期中：生活在轉變期中的人們，一方面狂喜大樂，他方面疲倦憂鬱。所以狂喜大樂，因急激的轉變熱化人的想像，燃燒人的幻夢，五花八門，似示人以無窮無限的景色。然而，人力有限，不能與無窮無限相馳騁，勢所必然，夸父逐日，徒傾竭而死耳！而且，幾潮閱歷，轉變復轉變，亦不過如此而已，在此時期中的人們於是又覺到疲倦憂鬱。這或者就是衰老之徵：少壯之極，必至衰老，宇宙生物，莫或能外，我們無庸諱言。而今日我同輩中多厭煩愁悶者，即因現在轉變過於急激的緣故；我拿黃庭堅的『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作我這本小書的註腳，亦即以此為理由。

這本小書是當我一九二九年夏歸國途中所寫。船上多暇，遂爾多思，



逐日記錄，不覺成帙。棄置匣中，三年於茲；誠以遣興之作，意在自娛，非敢示人；久久幾連我自己亦既忘記，更遑論想將其發表？新近整理舊稿，重讀這本雜記，百感叢生，三年前的一段生活重復湧現於心頭。我的這段生活在我是一種重大的轉變；這是由個人的我至社會的我，從求學時期到服務時期的過度的一段，我雖願依然故態，但一切都要我蛻變了。我曉得，所以我極力想在這本雜記中反映出我的過去，意即在結束我的過去。即在這一點上，這本小書對我有或種意義；亦即因有這一點，我仍敢將三年前的東西印出來給大家看。

歸

心

從巴黎到廣東的印象與感想

引子『不一定』

一

『先生在法國有多少年了？』新來法的同學初相見時常注意的這樣問。

『差不多整八年了』，我淡淡的答。

『打算什麼時候回去呢？』應有的續問。

『不一定』，我老套的答覆。

『八年真久啊！』有的說，說時移臉轉向旁人，似心中驚異，不便對我表示的樣子。

『難爲你能在外國久留至八年，若我，早就回去了，』有的則這樣坦白

的說出他們的意見。

別有善於應酬的，自然不費的說：『學問需要時間，八年並不算久，』我逼而要謙遜幾句。但問答至此，遂覺不能再續，虛文已出，繼來的更是虛文了。

二

回想起來，我也驚異我竟在法國過了八年，原來的主意是三四年就要回來的呢；更可怪的，是一直過了八年，回來的日期尚不一定。每有人問及，表面上雖則或以『光陰迅速，八年實如一夢，』強加解說，或以『若情形可能，我還要再等八年』故作反語；其實心中常自焦灼，不由主的引起一種模糊不安的情緒，要追問久留不歸，與歸期不定的理由，從前提到

這層，也曾自加思索，也曾與友人討論；或因懶惰，或因尚在局中，怕失姿媚而不敢戳穿，沒有一次會深細的分析這種心理。而今，不定變為一定，遠開法國在海船上了，回首前程，正是解剖內心的時候。

我之為此，既不是為自己作辯護，亦不是想求人加諒解。我欲借此一測使人眩暈的心的深處。自然結果是毫無所得的。但我相信，我所感到的心情，有些友人亦會感到，而我現在的無聊分析，一方面自是消遣自己，他方面或又是寬慰他們與紀念他們的一法。歸人是十分需要紀念他剛離開的女人的呢！

三

人總以為我們所以滯留外國，不願歸來，完全由於貪戀在外國的快樂

。而言外之意，則以異國情愛爲繫綰我們的重大的原因。人又舉事實作證。我並不否認人的理由；我且承認人是合理。但我的問題並不在此。

我特要注意的，是飄泊在海中浮萍，不是實根在池內的蓮葉；是蕩漾於天際的游絲，不是托身於強幹的長條。人應於此爲清晰的分別。人只曉得有眷戀異地風光而忘祖國的學生；人不曉得尚有許多學生，在他們毫無附着，他們之所以久留外國，全由於他們的心理的不一定。一定，去留既無問題；不定，則去呢？留呢？常在胸中如軸轆之輪轉。他們羨慕在外國娶妻生子而決定終老異鄉的人們，同於欽佩在國內幹事而有所主張的志士；因爲兩者都有一定，亦即這種一定爲他們所缺乏，所需要。他們久已過爲那種搖搖不定的心情所苦惱了。

這種心情從何而來呢？是否個人的特性？是否時代的反映？抑或有其

他不可究詰的原因？

四

到外國來留學，是因為想求學問，而求學問則冀有補於國家；重複不已的老套話，只不過表示留學生的目的明顯與計劃一定。爲什麼後來會明顯化模糊，一定變不定呢？

年來國內情形的急變，雖電光火花亦不足以喻其飄忽，有什麼目的能不暈滅？有什麼計劃能不打碎？根本既失了指南針，任飄流在海上的破船，又加繼續不已的狂風暴雨，自然更無所適從了。這種普遍的影響力，多人感到，多人曉得，多人會說。但我於此要人注意的，由是而我們原來的目的與計劃都動搖了。

有兩種不同的反應：拋棄原來的主張，隨波逐流，因環境的變易而變易，朝一目的，暮一計劃，力求所謂適應；這是多數人所採取的態度，而成功者亦比比皆是。別有人則堅持本有的志願，固在自己所能盡的範圍內，隔絕不相關的一切，以爲理想終有實現之一日。

這兩種算是反應嗎？或是苟且偷安的辦法罷。

在這樣劇烈的轉變中，我不大相信有幾多人能得平靜穩定的心情；即得，也只是暫時的。有無限的力量在四面八方簍盪我們呢！真正的反應，或只是那種永遠的不一定。

五

有如茫茫大海中的孤舟，求灣假傍，有如蕩蕩空際裏的浮雲，尋山緣

附，懸掛在不定的無底洞口的我們，實時刻隨處的尋求一個依靠物。

六

我向我所愛的祖國要求這個東西。

中國的遠大前途，我也曾如一般人堅決的希望過；但這個希望如炊煙，漸升高，漸疎淡，而終於暈滅無踪，若中國的弱點只是表暴在外的種種，則更正亦殊容易，但這些弱點是來自深不可測的泉源，是歷史勢力的給與，是遺傳影響的留賜；我們幾乎絲毫不能爲力的。

並不是中國人不如外國人。然而，若中國保持原來的態度，必受外國人的宰割；他們是侵略的，破壞的，以一切爲可操縱與可利用的。看來只有學他們是可以抵抗他們的了；而中國人亦盡力從這方面進行。

在理論上，有久遠歷史的國家如中國，要學他人如猴子學得的畢竟，是絕對不可能的。即可能，至多亦不過爲人的臣屬。實際上，中國學西洋的經驗已有數十年，所得的結果，除無人可以究詰的紛亂外，實毫無所獲。

拾已從人，既勢有所不能，而株守不變，又難免覆滅；一線希望，便在於常人高唱的融舊創新了。

這有很大的可能，且爲我們所熱烈的期望。中國問題總要解決的；自己不解決，則人要替你解決。若能由自己解決，怕亦只有這一法。

但是，一方，在喪魂失魄的逐漸；他方，爲無邊的黑暗勢力所掣肘，一拒一迎，一上一下，一前一後，一進一退，一向心，一離心，衰老的中國民族，是否能跳出如爲鐘擺之所往復的這個圈呢？

在我個人，我只於此找得「不一定」。

七

是在神奇的學問中，有我所需要的「一定」嗎？文藝，哲學，科學，深廣無邊的海洋，那能沒有我的藏身地呢？

我曾不如常人之望學問而興嘆，說：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絕無遍知盡識的野心，我的最大奢望只不過求學問還給我一個憑依，可是學問正吝嗇這個東西而不我與。

從前學術思想一尊，專斷的有所歸繫，界限分明，柱石堅固；人不能動搖，亦不敢動搖，人於此得到平安穩定的和樂，自發達批評精神，自盛倡懷疑主義，宇宙面目，全然粉新，一切都在顛簸飄蕩中，而若爲高山所

拱護的學問，從此遂馳逐於波濤洶湧的海洋上。

文藝是想像的產物；道德宗教只爲人羣生活的一種任意公約；哲學系統乃少數幻夢者的好玩藝兒；而所謂求真的客觀科學，亦不過是人類智慧的精巧建築物，一切所依據的時間，空間，數目，是真有的嗎？都是方便的假設！所謂真，所謂美，所謂善，最空洞，最變化的名詞，遠不及時髦裝飾朝更而夕改的，尙有片刻的一定！誰能捕風？誰能捉影？長在飛逝中，長在變易中，這就是神奇的學問！

人說：打破一尊，消滅絕對，學問所以有進步，學問所以有興味，正在於『不一定』，這是近代的珍貴獲得。

我承認，不一定，是現代學術的特色；所以我時常沉溺其中，如爲魔鬼所附的狂吞亂吸這種不一定的迷人美媚。

八

我回問我自己，要求我在祖國與學問中都求不得的那種東西。

個人主義與自我發展實近代文明的花朵：一切都似乎日加動搖，而這種思想則似乎日加確定，除我外還有什麼可靠的呢！好像無時無地不聽到這種呼喊。

但是，個人真如此堅強固定嗎？

不須哲學的說，人是介在無限與空無間的一件無可名言的東西：即在實現的自然界中，人又是什麼呢？『人是一莖會思想的蘆葦』，巴斯加爾（Pascal）說：『長在顫泣中的小東西！』

是在人羣中，個人得有定力嗎？

深微的遺傳影響，土地氣候與風俗習慣的常在包圍，在個人中什麼是

有定的呢？寒暑的變更，變更個人的情緒，地方的換易，換易個人的主意；而個人所唯一寄托的身體，即常是浮游在潛波伏流中而永沒有一定。

使人對於「我」起有定的幻覺，是由於人所驕傲的智慧，而智慧的力量亦即在於決定。

然而，智慧依感情而生存，幾多冷靜的頭腦，因感情受傷而顛撲了！驅策個人的，實只為變動不居的感情！

更加深求，則有無數的「我」永遠不已的鬭爭，永遠不決的混戰，彼欲如此，此欲如彼，有如羊角風中的塵沙，盤桓於空際，有如漩渦圈裏的浪花，翻滾於洪流，一列的，一列的；「我」也毫無定着。

誰問不變於海市蜃樓？誰問穩定於空中樓閣？我今又問非其主。

九

既不得一定於國家，於學問，於個人，我要求之於我的同類嗎？

明白的，人與我同經過於此世上，同徘徊於歧路中，我不能問一定的事物於他們，猶之我不能問貧無立錫的人以元寶，正所謂河上歌者，只能相憐以同病了。

不是在愛情中，許多不安的人們得到安定嗎？

一種心理的美麗幻覺！誰不以爲有了自己心愛的人兒，自己卽堅強固定而無不可爲呢？但由事實的証明，這種永遠的喜劇演出的結果常是一樣的，試問有幾對愛人是圓滿而無缺憾？

未得愛時的恐懼疑慮，既得愛後的猜忌嫉妬；情人隨便的一言一動，本不足注意，但搗亂你的幾許肝腸，花費你的無限心志，愛本是永不能滿

足的情感，卽或滿足，便生厭惡，於是你的心又重複煩亂。

想在滾滾的愛河情海中找求一定，如撈月於水中，捉影於鏡裏，絕然空幻而不可得。

『一定』實無處可尋。

十

由此生出的結果，便是對於一切都隨便，對於一切都無所主，無可無不可，一任偶然勢力的推移。

更加分析，則這種不定的心情，實非語言文字可以表擬，在語言文字上看，『不定』爲一定的相對名詞，實際則不然，因爲真是得到兩相對名詞之一，卽算是一種決定了，這種長在進行中，長在搖擺中的情狀，可以

說，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

被困在這種心情中的人，初時覺得十分的煩悶與苦楚，而無法能曉；繼則感到一種秘密的魔力，痴迷的願常在其中，青春的美夢，情愛的幻想，亦不過因其蒙有這種『不定』的面幕而已。

然而，在人生的事物中有什麼能長久不變的呢？而且實際生活亦不常人是如此泛泛，有如隨風飛舞之絮，有如任水飄流之花，不計什麼，一觸即附着，心情久久不定的人們亦復如是，等無端的一線飛來，偶然於不定海中繫住他們。

十一

有了這種心理作背景，則我之能久留外國與歸期不定的理由，可容易

說明。

既經毫無希冀，則回與不回，自然不加可否；而在外又沒有什麼戀着，則留與不留，更是不成問題，由此，只有所謂『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機會要我到法國來，我便因機會而留在法國，並非對法國有特別的愛好，隨機會而已，隨不定心理的飄蕩而已，假使有別的機會來要我回國，我亦即飄然歸去；一陣順風吹我到這裏，一陣逆風送我回原處；我毫無愛憎，我隨風來去。

而這個機會亦就到來，而這陣逆風亦就吹起，我於是循原路的重在海洋上。

許多老成人都說現在青年的如此不當，或如彼無狀；但他們毫不願意體會青年們的心情，只以空洞的罪名相加，結果兩者愈不瞭解，而社會的危機遂潛伏愈深，一觸即發。

可以說，現在的青年與從前的不同，主因在現代青年感到煩悶不安，惶惑無主；他們找不到信仰，他們找不到定處；少嫩未成熟的心靈，是十分需要信仰與定據的；而正是這個東西沒有什麼能給與他們，假使他們有了這個東西，試看中國青年所能達到的地位。……

『給我一個定準』，處處都是這種沉重的呼聲。

但處處都寂然沒有回應。

然而呼聲仍是繼續着。

十三

這是不可思議的偉大生力。

我們疑惑一切，破壞一切，但我們永遠在「生」的範圍中，「生」是無可疑惑的，「生」是不能破壞的。

「生」是「生」，不是「死的」對待；「死」只是「生」的一種歷程，一種變形。

「生」是盡量的發展，「生」是無限的延綿，所以排除障礙，是「生」的唯一職務。

「生」是擁抱現前的一切的，赤裸的現前，卸除了一切蒙蔽的現前。

「生」是向着將來的，過去非「生」之所興趣。

「生」是一切宇宙間的現象之所寄托。

「生」是全稱肯定的。

戀愛「生」！信仰「生」！

巴黎

昨晚正在籌思旅行消夏的計畫，今天早晨的一封家信就使我決定回國去了。

什麼 Loire 河邊，什麼 Pyrénées 山裏，什麼意大利的美術古蹟，而今都要擱置在不可知的那一年了。

那有人問事可以預定的呢？

預定亦可以預定，但有意外來衝散，不要失望。

誰能如此呢？計畫要預定，被打破要失望，這就是人！

只有四天在巴黎了。

除了幾件短時間可以完畢的應做事體外，餘外的便是談話與整理行李。

。

老是拖延懶惰的脾氣；不大想收拾行李，但願談話終日夜無休息。無意中是在苟延這有限的時日。……

然而，經不起朋友的問：『行李收拾到怎樣了？』無力勉強的一點一點慢慢整理起來。……

日間弄行李，晚上坐談話，無可奈何的折中辦法。

要收拾的，沒有別的東西，只是一堆又一堆的書籍。所有箱子不够放，買時恨少，而今便嫌多累人了。

我常對着這些書籍呆看，無力動手安排。一方是惜別的情感，心愛物要暫時分開了；他方是可憐這些異國的產物，而今要長征萬里，它們能不生失土流逐之感與思念故鄉之情呢？

憐我，憐書，我亦無從而曉得！

我將書一本一本的放在箱子裏，一本一本都重出我過去生活的一段；這是理舊物時必有的感覺。快樂，酸苦，以及其他感情上的辭彙，都難足以表示；不嫌艱澀，可以說這一瞬是空間化的時間，似一彈指頃而全體都湧現。

像這樣子的收拾東西，人懂得，非至車開前的數小時不能完的。

談話本與從前一樣，但因心中有我回去的觀念，遂覺平常的話，現在

也別有意義了。其實，回想起來，說的話仍是通常要說的，不過有『現在要回去，再見七八年不見的中國了』作起講而已。

他如前說他在國內的閱歷，現在怕我失望，他多轉一個灣：『這是我個人的經驗，也許你所得的不同，而且有避免的方法。』

最常走與最熟識的地方，現在全是陌生，有多少的新鮮特點，爲從前所不見，而今都現在眼前來！當人要離開一個所愛的地方時，極力想將這地方的完全影子裝在腦子中，作他年的印證；而因注意力凝聚之故，前時若有若無的形色，此時都刻骨的顯露了。

巴黎，巴黎，我不曉得你將怎樣的影像留在我腦中。

昔時送人，今日被送，人間不過是這一往一復的循環。

多謝朋友們到車站來爲耐煩的等待。

心中曉得是『此別經年』，但大家都說：『不久相見』。

僥倖是在夜間，免得我在玻璃窗前的幾許眺望；車開後，只見黑沉沉中一點點，一行行的燈火。

有孫先生作伴到里昂，兩人相對坐下；我不久便入眠，他輾轉難成寐，辛苦太甚，震動太甚了。

車不停的走，我們都看見東方方的紅日，但一入里昂境地，變爲濛濛的天氣，似初春的早晨。

里昂

昂。

里昂是我第二久居的地方；除却故鄉外，我度我的歲月至多的便是里昂。單在時間上論，里昂是我的第二故鄉。

可憐我的里昂，經七個月的小別後，要爲無定期的別離了；其間相距的時間僅僅有短促的三天。

而這三天又差不多完全配定：談話，整理書籍，如在巴黎一樣。我似偷偷的離別了里昂。

我常對人說巴黎的活潑有趣，里昂的枯燥無味，這由於久居厭煩之故。事實上，巴黎固然是『儀態萬方』，但亦不能不說里昂是『別饒風致』。

。

這種久居厭煩的情感，到真要別離時便完全消滅了；此時不單不討厭而且更覺可念！

什麼能替代得時間的勢力？

雖然人來人去，人事的變遷劇烈，但同一船來，常共笑言的朋友，在里昂的尚不少。論情愫的深淺，但一旦要割斷那經時間的妙手所織就的網線，總難免感受些創痛。並不是人們的軟弱，人們實在防不到那種無形不見的絲線的維繫。

里昂的寂寞，曾經消磨我若許寂寞的時間。

幾經徘徊的樹陰，幾經坐臥的草地，或一花一木，或一草一葉，都會

爲我的奇思幻想之所寄；而我心中的秘密言詞，亦多說向此間的斜陽夜月，暮靄朝霞。我曉得這些一切早已爲自然勢力所泯滅，但我由此所得的記念，並未絲毫減損其活在。

三日內我全無暇時一尋舊地；但何須找尋？我很曉得牠們是怎樣：里昂在我的記憶中。

又是一番離別。又勞朋友們深夜來車上相送。

除「珍重」與「再見」外，有什麼話可說呢？

車站中有孫先生，車上則單我一人了，他回巴黎，我向馬賽。闊別既四年，相見只月餘，而今又要分手。

車在黑暗中推我出了里昂，我倦歛在角隅；似是思前想後，實則我的思想在虛無漂渺之間。

若睡若醒的便到了馬賽。

馬賽

四次到馬賽都沒有這一次的冷落與倉卒。

早晨六點下車來，交代了行李，手提小箱，緩步從闊大的石階下，沿大街走，折至船公司旁，進一間加非館，舒夜來的疲倦。街上攤子尚未擺出，舖門尙是緊閉，只有三數工人在打掃石階，水洒馬路。市廛與人們一樣，也是需要休息。……

乘加非館中清靜，我寫了十數張明信片，給我剛纔分手的友人；這是唯

一消費我在馬賽的時間的事體。在加非館中寫，在船邊等行李運來時寫，在午餐時寫，餐後在樹陰下時又寫；寫了數十張的明信片，這是我此次在馬賽的成績！

在明信片的一張中，我寫：『這是我此次在法國最後給你們的信了，所以剛纔發了一張，現在又要再發一張……我要在這最短的時間，寫最多的明信片。……』

一切都完了；只是等待船開行時刻之來臨。

還有檸檬未買。我見街旁的攤子擺有，近前問價；我爲一佛郎一個的，回答所驚嚇，不敢買。兩眼向別處找尋，一個人經過我面前，忽然問我：『你想買檸檬嗎？剛纔那裏要你一佛郎一個，那都是賊；走遠一點，你可以四十生丁買一個很好的檸檬』。

我多謝了他，但看時間近了，可惜不能買到這廉價的醬樣。然而，這小小的一幕給我以大都會的縮影，人間的縮影。

船開

匆匆的獨自走到船上；一眼看過要度我三十餘天生活的小房子後，更無餘力，更無勇氣安放行李，我悄然出來，憑船頭的鐵欄杆而眺望。

我飽看一切入我眼簾來的東西，貪得無厭的要其印記於腦中，我生怕船開時刻之來到。

我向各方顧盼，不可窮極的遼遠，不可盡收寬展，使我頭目暈眩，我默禱笛聲之速放，完結我的熬煎。

岸上送客者的稀少，我不驚異，我沒有熟人在其中；而趁機會向客要

酒資的歌者夫婦，相和彈唱，到使我感到些淒涼的情味。

我實在夢中。

船漸遠開碼頭。我癡癡的不聽岸上人和船中人互相交換的祝別言詞；對着手巾的飛揚，帽子的高舉，我一例的保持我呆立不動的姿態。

雖然一切都在表示離別，都在肯定離別，我不相信，我不願相信我要遠開法國！

第一餐

第一次走入餐室，我覺得我是到了中國了。茶房，廚子，全是廣東人；或穿白竹布衣裳，或香雲紗褂褲，或拖鞋，或木屐，以及嘈鬧的談話聲音，一切都表示這是一間廣州的餐館。

然而，船正沿着法國海岸而駛，尚未離開法國海面呢

這樣突然的湧出過去的景像，這樣突然的截斷現在的影子，我痴迷的坐在餐棹邊，嘗我在船上的第一餐。

不知不覺中，肉菜便算吃過；茶房拿出點心水果來。當菜盤放在我面前時，我好像不知重見久別的什麼似的，欣喜與驚異之情交并。

這又是紅又大而可愛的蘋果。

似為極強的電力所吸引，剎那間我身在巴黎了；我徘徊於第六區Rue路一帶的水果攤前，我目注又紅又大而可愛的蘋果。

我明白曉得自己是在Chenonceaux船上，但有這又紅又大而可愛的蘋果在前，如神仙的一件法寶，不特可消滅空間的距離，而且能追躡過去的時間；我在巴黎的全部生活都因此而再現。

記念，聯祝那又紅又大而可愛的蘋果！

音樂

音樂是最爲現代西洋人所愛好的藝術。似乎聲音的世界與機械的世界有十分深密的關連，外相反而內實相成。

在西洋，你若說不懂圖畫或雕刻，大家覺得很平常；你若說不懂音樂，不單人以爲怪，即你自己亦有些不好意思了。

雖然聲音於我有些魔力，但我從未感受過音樂的神秘，我是不懂得音樂的。

從許多年來，我即想學音樂，蹉跎復蹉跎，直至現在而不敢一問津；似羞怯的少年，一至愛人之前即不能表示他蘊蓄經年的情愫，我談到音樂

，我即怕說。

常是不懂得音樂的遺憾；而此次離開巴黎，我的一種悔恨仍是在少聽巴黎的音樂。我終與音樂無緣了。

然而，滿是意外的人生。……

離開行的明天，在如因人被判決的低壓心情中，我呆坐在餐室裏，翻閱 Jean Christophe，冀有以提起自己的精神。Adolescent 的開首數節寫主人翁的父親死後，母子二人移居相守的情形，我不能再讀下去。深細的回味體會，我恍然似若親歷其境。……

忽來 Violon 的嘹亮聲音，我如受電似的，全身顫動，像在我面前閃出別一個世界；同時我驚覺，而這刹那的珍貴感覺便又消逝。

這是不是我與聲音世界的第一次接觸？

我不曉得；但我相信是

我不曉得這是那一種聲音，我亦不曉得這是那一種曲子，但感我，動我，遠過於我從前之所聽，我相信我已得到這種音樂的本質。

藝術不過在給人以別一個世界的感覺；因為現前的世界是變滅的，假的，而藝術的世界則是永久的，真的，能使我們感到別一世界的藝術即是真藝術。

藝術的世界與現前的世界不同，只能感覺，不可分析。許多藝術家以爲立下種種精巧的法則，即可以造成藝術作品；他們不曉得法則只能施於現前的世界，由法則造成的藝術作品，那能給人以別一世界的感覺呢？這些藝術作品與現在的世界一樣，變滅的，假的。

創造別一個世界；這就是藝術的唯一職務。

酒

棹上每餐兩人有一瓶紅酒。

李先生本來不喝，漸漸嘗試，居然可盡一杯。我不敢放量，兩三杯至多。

『喝酒有什麼好處？』一餐坐在我傍邊的先生突然問；『會喝酒的人應該曉得的。』

『這很難說』，我只能這樣的隨便答。遲疑一會，我不定的續說：『酒是刺激物，是興奮劑，……能使人過緊張的肌肉弛鬆，過明晰的神經迷醉，……會喝酒的人，感到酒的好處，怕只有這一點；而他們判斷酒的好壞，亦怕只是單從酒的弛鬆性與迷醉性的強弱而定。……自來都以酒德爲

忘憂，……大抵人生憂患多根於緊張與明晰；酒神所以不絕的爲人們所膜拜，正因為他是對這種症的緣故。……』

我曉得這位先生要抽煙，乃作一類比：『喝酒與抽煙一樣』。

『抽煙是無事時的消遣』。

『酒亦一樣，都非必需物，都是奢侈品』，我有意的完結這段談話。誰曉得？或者正是非必需物與奢侈品爲人們所熱烈的找求呢。

望海

Rêver seul en silence et regardant la mer. (Chénier).

我在船上的暇時，多半消磨在呆立的望海。

對着這片瀾目的深碧，遍縐紋，間雪花，規律的漲落，似與我心的起

伏相應。常是陡然的覺有力引我，有力推我，要我跳下去，又若物之歸原，又若物之求合。

我這種衝動，不單是毫無意識，而且完全不由自主；像是來自久遠難知的根性，發自曖昧不測的本能。我擬想原人的初看見海時，或者即是這樣的奮身一躍下去的情態。

海的迷人力量，在於牠的單調的變動，在於牠的一律的形色。人只曉得複雜不同的能眩人耳目，而不知單調一律的能惑人心志。試佇立船頭片時，這似是終古如一的海的魔力，當全出你的不自覺而沁澈你的周身。

希臘神話以美神維納斯 Venus 爲海的女兒，而戀愛與孳生亦以她爲主；人們對海的崇拜，實於此爲最完全的表現。鼓盪生類的愛，迷攝世人的美，都從海中產出；凝視滾滾的波濤與朶朶的浪花，能不起美愛的幻影

，覺有強大不可拒的聲音在相呼召？

『下海去，下海去！』

想人們初面海時必是這樣的歡呼。是美神的告諭？是愛神的命令？科學家不是以生的現象根源自海嗎？海水翻騰，不捨晝夜，生命流轉，無時或息，是一是二，是二是一；誰能說海泡中的不可思議的神奇？

美神愛神出於海，康健亦出自海。

當夏令時，試閒步海灘，隊隊蠶聚的男女，都爲求身體的健康，洗浴海水而來此。許多從前難治的病，而今都因海水浴而痊愈了。在城市中，見膚色微黑，肌肉精悍而挺糾的人，多半可預說他是曾經過海中來。

還要我來隨聲附和，說一切都從海出嗎？

『靜默的獨自夢想與凝望大海』，我念Chénier的這句詩。

地中海

地中海，狹長的平湖，歐，亞，非三洲的寶鏡；

地中海，陽光的愛人，和風 Zephyr 的情女；

地中海，美神維納斯湧出自你的泡沫中；

地中海，胆大的伊加爾 Icaré 鼓撲於你的水波間。

地中海，希臘文明的母親，近代文藝學術思想的泉源；

地中海，你的濤聲彈在荷馬 Homère 的詩琴，你的形態鑲在飛帝亞斯

Phidias 的雕像，你的熠熠光華，你的眩暈彩色，印記於五花八門，不可

究結的哲人，智者，文士的神奇作品間。

；

希臘文明在於平稱調節的美，從海泡的唇中吐出，美神維納斯是代表

希臘文明的味兒借自海水的鹹鹽，或者這種尖辛的感覺就是牠的唯一苦味；

全是肉體的，全是形質的，毫沒有神秘超自然的思想，全免於靈魂所幻有的病苦。

希臘文明限於現前世間的此刻，毫不停留的此刻，唯一活在此刻的伊加爾妄想以蠟翼冲出此世，卒被陽光融化而跌在愛琴海上；怪異出奇的幻想嘗試，非希臘思想所許。

光明閃爍的地中海，希臘文明全弄影於你的波紋間。

捉迷藏

一天晚上，約十位男客女客在甲板的一邊爲捉迷藏的遊戲。

我立在別一邊看。白手巾蒙着兩眼而摸索的，適是一位女客；她急於找替人，紛亂而不耐煩的動作使我發笑。

一位到巴列斯坦的老太太瞥見了，即走過來，要我加入；繼而，同房的荷蘭先生又來邀，我們遂不得不前去。

遊戲的人數雖然只有十多個，但要人人記住這十多個名字是很困難的。怎樣得識別各人呢？很簡單的。女客們：這一位，高的太太，那一位，小的太太，又一位，黑頭髮太太，……男客們：工程師先生，醫生先生

，希臘先生，小中國人先生，……因我穿的黑色衣服，他們叫我爲黑先生。

在掌聲與笑聲中，我們都興高采烈的捉弄那位蒙着眼睛，兩手向各處摸索的捉者。

我怕被捉，不大敢近前；我亦從未被捉過。

那位到巴列斯坦的老太太本來不在我們數中的，但有一次偶然被捉而被說對名字了。大家曉得她不能爲捉者，因我尚未作過，要我替她，我答應了；於是有人用白手巾蒙着我的眼睛。

我暗中思忖我要捉一位太太。經數次的失敗後，我只是拉住一位先生，這是工程師先生。我算是卸了責。

工程師先生捉到工程師太太，他不說話，向前親個嘴，兩人於是易位。

了。輪到工程師太太捉我們，希臘先生戴上工程師先生的帽子而故意給她捉；她摸摸帽子，曉得丈夫的，但不敢冒昧，再一按頭面，知是別人，一笑的說出名字了。大家都好笑。

一次，小的太太捉着高的太太，手拍她的兩肩問：「是你嗎」？

「是我」，高的太太奇妙的答。

甲板上的空地狹小，有檣，有索，有板，隨時足以傾跌我們；我們中的數人亦時相踐踏，但尚沒有什麼傷損。

看將十點，乘衆人的不注意，我獨自回房睡覺。

明天早上，我看見醫生先生頭上纏了白布。

昨晚，他的前額撞在鐵竿上，流了些血。

捉迷藏直至此方算停止，人對我說。

機巧的老人

船到 Port-Said 停下。

我在甲板上看工人起貨。有續續的笑聲從艙中傳出，我進去。

五六個搭客正圍着一位頭纏白花布，變戲法的老人。我近前。

老人將一枚十生丁的銅子放在一女客的手中，要她緊緊握住，繼使她轉動她的手而吹口氣於手上；拳開，十生丁的銅子變爲兩佛郎的。忽然銅子落在一男客袖上；忽然老人伸手近我胸前，說我胸邊有兩佛郎。他的手剛移開，我即覺我胸前衣內有物蠕動，我伸左手一摸，取出一隻吱吱啾啾的雛雞。我笑，衆人笑，老人亦笑。

老者要一枝香烟，旁邊有兩人各給他一枝；他請一女客另燃着一枝給

他。他手中拿着三枝烟，一有火，兩不燃的，平列着；他要那位女客向香烟櫃着手說：「請走」。

大家以爲必有新鮮花樣出來，默默的等着。我則猜是火裏由此燃着那兩枝烟。

但當女客擺手而說「請走」時，那位老人應聲：「多謝」，笑笑的拿着三枝香烟走了。

埃及音樂

船客添了十多個埃及人。當暝色浮在海上時，他們奏音樂。

我聞聲從艙房內出來前聽。

我要聽到埃及的音樂了，我想。

有些單調的琴聲停息後，接以平板的歌聲，聲如學生的念書，如和尚的唸經。是埃及的呵，我想。

繼來的曲子使我驚異；古老的埃及不能有這種繁雜的音響。

李先生前來對我說：『你聽，這是美國七八年前流行的調子，現在傳到埃及了，機器的勢力！』

這是美國人的 *Standardization*；最變化的音樂也要一律化了。

埃及音樂？中國音樂？美國音樂！

五光十色的世界終要因機器而清一色了。

紅海熱

沒有來歐洲以前，聞人說紅海熱；但我初次經過的紅海並不熱，涼快

一如別的海。這一次便不同了。我沒有帶寒暑表，不能說的確的熱度數，然而，我的銀壳手錶，貼皮膚的那一面因熱力而晦黑了。

太陽射來像極強的白光，因渾一的天空而不清澈；天空的灰白暗色，又因陽光而更形枯澀，使人不能寓目；海面映天色而變化，晶瑩的藍蔚；換了渾濁的青黑，有如池中的死水。

周圍的一切都似乎在壓擠，在逼拶。好像在暖室中，人感到身體上的苦悶，一種難以描寫的難捱情狀。

人身受這種熱力，只有急促的反應，不能爲久長的努力。終日昏迷的，癡醉的。

熱帶的表現是蓬勃而不可遏的頃刻繁富，不能有規律久遠的氣象；只是盡力向外的發揚，而耐心自內的鞏固，是十分希罕的了。

熱帶人的隨順自然，熱帶人的懶惰享樂，他們的人生觀是風土氣候替他們造成的；而性急不耐，而神經銳敏，一例是當然的產物。

人們離不了土地，人們是土地的兒子。

又是紅海中見圓月

『月似當時，人似當時否？』納蘭性德

又是紅海中見圓月；

記否當年中秋節？

圓月依然，紅海依然；

歸人或則當年，歸心不是當年；

當年當年，似夢如烟！

癡心如月滿，
熱情似海紅；
極目天邊有盡，
回看我願無窮，
眼底胸中，
而今一例成空！

昨是中秋月，
今宵十日後端節；
同是團圓，
照人離別。

人間八載光陰，

看來也是虛設！

.....

晚餐後見圓圓的月兒掛在空中，映在海上，翻看日曆，正是五月十五。陡然想起來法國時的中秋是在紅海中過的，不曉得是酸，是甜，是高興是失意，寫出上面不成詩的句子。但我不能繼續寫下去，感情過了，若再寫，不過是足數而已。什麼都是一瞬的，暫時的，殘碎的，片斷的。

我直至現在，沒有完了過一件事，這篇詩的不能成篇是照例的。我毫沒有悔恨自己做事的有首無尾；在我來看，人生是無始又無終的，說頭說尾，都是我們任意的分別，全非事物的本來面目。

我很願意如他人的事事都立有界限，有開始有了結的處理一切，結果

我完全失敗。有多少突來的情形把所謂「完結」遠開了，模糊了！由此我感到「不了了之」的一句話有特殊的意味。

人們的幻想是永遠打不破的。我雖然曉得什麼都不能了，我仍然隨時隨地的開始一事又一事。在開始時我要自問能了不能了，我不敢決定的回答，但我覺到我不能了的。這種「不能了」的情感，久久遂變爲阻礙我完了事事的原因。

我臨事總懷着戒慎恐懼之心；本來很明白，很顯豁的，我只描想其間有許多的困難與阻力。也就有許多事實，在這一層意義上，對我證明我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自然，我曉得有心找證據總可以找得到的，然而，其奈人心之自信何。

我此次回去，只是一件事，一個很明白的目的，但我能完了嗎？我不

絕的自問。我不能答，亦不敢答；無聊時，強自安慰的說：

那『一事幾時會了』？

做父親的

『天氣真熱，風浪又大，我有些怕。在你，想是不要緊，因為你有了習慣』，一位中年的法國人在樓梯邊相遇時忽然對我這樣說。

這位先生的和善面孔，在靜默寡言中，帶一種憂鬱的情神，使我留意；而某晚看他不停的寫了數封長信，我心中即有些納罕。我於是好奇的問

『這是你的第一次海行嗎？』

『當歐戰時，我到過 Salonique 也算是東方。這次要到附近海防的一

個小城裏做事；走這樣長遠的海程，這實在是第一遭。」

『初次走這條海道，總不免有些辛苦』，我答。

如普通的法國人一般，他繼續的說：

『東方真是熱，像現在這樣，法國是少有的。你記得數月前的寒冷嗎？我在 Saint-Etienne，每天要出去做工，因為我是煤廠工程師，我手凍了，腳亦凍了，零下二十度的溫度呢！』

『我在里昂念書』，我打斷他的話。

『里昂離 Saint-Etienne 不遠，只有一小時的火車，我們原是很相近的。』他續說：『我這回到安南，仍然操我原來的職業；因為工資高，所以不辭遠道的來就。我是一家的父親，要養活一家。想起離開家庭，走這樣長遠的路，心中真是難過』。

『你明年可以回來看家的』，我隨俗的安慰他。

『不能的』，他答，『我與人家訂的合同是四年。但有什麼要緊呢，這都不是爲我，是爲我的小孩。我只有一個兒子，今年有這麼高了』，他說時情動的用手比一比給我看，『他現在在小學校裏念書。你是到法國來求學的；我也要教育我的小孩，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他。有人勸我將家眷帶到安南去，送小孩進海防的中學，但我的女人怕遠行，不願意，我只得獨自一人走，留他們在法國。我心中很難過，但我這樣想：這都是爲我的小孩』。

我勉強的說：『是的，四年後你回去看家時，你的兒子一定又高大又聰明了』。

他不語片時，忽然說：『你是回去看你的母親的，你的母親看見你當

然十分高興呵。」

我口裏找不到什麼話答他，在這種感情的勢力下，我只得照例的說聲「再見」逃開。……

我們第二次的談話是在要到亞丁的那一夜。我們同立在船頭，看下去微缺的月。

我們的談話當然是關於剛纔走過的智布特。

他問我上午曾否上岸，得了我的肯定答覆後，他續說：『這樣貧苦可憐的情景，我不單沒有看過，而且沒有想過。從前聽人說殖民地如何如何的慘狀，我總不相信，以為是人有意思過甚其詞，現在親眼看見了。在法國若有一點與這種情形相像的，即刻就起革命；我們法國的工人，即最苦的

，仍然有酒喝，有肉有麪包吃。你看智布特的土人，我不曉得他們吃什麼，這樣瘦弱的身材！然而還要背一大捆木頭，烈日下氣呼呼的走呢』。

『這種辛苦的情形是很多的』，我說，『你漸近東方便漸漸的可以多見了；不要拿歐洲來比呵』，我聲音很低，覺得慚愧似的。

『都是幾個資本家享福，受害的只是多數的苦人』。他更進的說：『我不懂得人爲什麼要戰爭，地球上的土地儘够人類居住呢。也不過是由於野心，驕傲，由於想發財的資本家，想升官的軍人，才有這許多可怕的戰事』。

我問他歐戰時他的情形。他答他傷了三四次，在軍隊中六年，直至停戰，他方脫離了戰場生活。

『現在距停戰時便有十年多了；我戰後才結婚，而我的兒子又這樣高

了，時間過得真快呵！」

無意中談到軍人，因而連及與我們一齊在船上的幾個法國軍官。他說：「軍人多半是野蠻的；你看那幾個軍官，其中的兩三個真是壞蛋，他們是到中國去的。」停一會，他加說：「我愛禮貌，我以為藉禮貌，人們才可以相諒解」。

我默默的想：我們的經驗，初到東方的外國人多半是熱誠的，好意的，從東方回來的便不同了，久住東方的，更不可以說話，總是輕蔑人的。本來是東方也有許多地方使他們失望，且有許多地方使他們不得不如此的！

我想將這個意思對這位初去東方的先生說；怕更引起話頭，怕使他不高興，我轉身前望，指着前面的火光道：

『我們快到亞丁了。』

回教徒的祈禱

晚餐後，我常是到船頭去眺望，不單較風涼，而且眼界寬廣得多。

一晚我見有四個人跪在那裏，一個似是爲首的，喃喃念禱詞，兩個人和他，又一個則不響的隨着跪拜。我沒有問他們的宗教，但從外貌與服裝上看，想是回教徒。他們向東方，亞刺伯的海岸邊膜拜，拜時頭面貼地；起來則以手按胸；如此約半小時，然後一個一個走開。而爲首念禱詞的，則在他的布帕上靜坐，默想至夜色之全被來方起。

時日正西沒，紅光布彩於大海上，而月方東昇，銀色蛇映於碧波間；在我眼前的景像，使我想起 Chateaubriand 描寫基督教徒在海上所禱的一

段著名文字。他以爲在生命頃刻的驚濤駭浪中，托身於一葉孤舟上的人們，向他們的造物主祈禱，而上帝則一手按太陽沒西邊，一手舉月亮昇東方，超無限的空間而側耳傾聽他所造物的虔誠禱詞，實沒有比這個景像更瑰偉與更動情的了。

我不是什麼教的信徒，但每見人祈禱，心中即覺悚然情動；而這種大海上的祈禱，表示人們在無可奈何中的呼喊，更使我俯首，感到自然勢力的宏偉，人們力量的微小。祈禱本是一種很自然的心理表現，並非宗教所專有；當失意絕望中，幾人不感到祈禱的需要？這是對自己的祈禱，對內在我的祈禱，對生命泉源的祈禱。祈禱的行爲，有如被愛情所迷的人們的動作；他們在期待的焦灼中，對於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有默求暗祝的需要。祈禱亦復如是，是煩悶痛苦的產兒，而無有別種動作可以替代。

水手的海觀

每晚七點左右，必有一水手在船頭守望，有所見則通知船中司機人，使不致有誤事。守望人每兩小時一換，由幾位水手輪值。

一晚，月亮爲水汽所遮，照在海上只是一片的模糊淡白色；有三數人立在船頭乘涼，離守望人不遠。

這位年輕水手忽然發出這一句，破船頭的岑寂：

『海是愁苦的呵』。

不待我們的應聲，他續說：

『海是毫沒有趣的，老是這樣；夜來尤討厭，黑沉沉的一片。現在，晚間，正是手挽女人，或入電影館，或進遊戲場，跳舞，喝酒的最好時候

。挽着一個女人有多少的快活！

我們中的一位答他：『到哥倫布或新嘉坡，你可以找一個女子的了』……
『不能，船停的時間少』，他答。『在西貢，上海，橫濱是可以的』。……

談話常是離題而終止。……

水手討厭海，而城居人則加以讚歎，尤之小孩目求爲成人，而長大後又歎羨做小孩。苦惱人們的，永遠是不滿足現前自己的情感！

呵時間

在巴黎，在里昂，日子都一樣的長，必要到十點方完全天黑。我們常說夜之短促，而苦睡眠之不足。

船上的第一天，我恍若有所覺，似乎天黑得較早；但我未加注意，且以爲在海上，當然微有不同的。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黑的時間，從九點半減至九點，八點半，八點，七點半，……同時我的錶每天要移快一刻鐘；初時以爲是錶有毛病，見天天如此，曉得有別的理由。

時錶天天的移快，而天黑日日的見早；呵！時間，是否你預告我以我來日的日漸短促？

並不是我沒有學過初等地理，不曉得經緯線不同，時間便生差異。我很明白船愈向東行，則天黑愈早，而每日要移快時錶；這是很明顯的科學事實，絲毫不足以驚異。

但我直覺中所感得，並非如此簡單明瞭。我覺時間特別與我爲難，使

我不能不生感慨。

呵！時間，是否你預告我以我來日的日漸短促？

睡夢與風浪

船入印度洋後，風浪漸大，搖擺過甚，使人昏迷，使人眠睡。

怕船的固然臥在牀上不能動，即不怕船的亦不敢多坐常步。

平常，我當大風浪時，總要出來看浪花；但在印度洋的五六天內，我不覺的貪眠起來，而睡中做夢之多，更爲從前所未有。

還有什麼比搖曳與擺盪能使人迷睡與做夢的？

況又是海的搖曳與擺盪，況又是印度洋的搖曳與擺盪！

小孩眠在搖籃中，經母親的擺動而安睡；睡中現出天真爛漫的笑容，

由於黃金的美夢正撫弄他的小靈魂。

豈特小孩要母親的搖擺方得安眠，方有好夢，即人們亦復如是。

海母親以她的波動擺盪人類，人類在這種擺盪中而魂迷安息，在這魂迷安息中而創出無窮的美夢。

光怪陸離，玄奇高妙的印度思想，可以說是從印度洋的動盪中擺出來；而印度人做的夢的不可思議，亦由於印度洋的蘊藏的不可思議。

失眠的人們，少夢的人們，請來試海夫人的魔術搖擺。你們所得到，不一定是死靜的安眠，不一定是塵世的好夢，但決然是那種不可名言的官感的快樂。

男子，女人

世間事物由男子造作，而主動者則爲女人；有的說。

女人是男子的主考官，裁判者；別的說。

是真的嗎？

誰曉得！只有訴諸事實了。

在街道上，在廣場中，辛苦厭倦的人們，見有女人來，眼光齊射在她身上，精神爲之一振。這是無須再說的平凡事實，但很足以表示女人的吸引力。

單獨男子們聚坐，談話常是斷續不連，時或靜默無聲；一有女人入席，即便言論風生，各欲爭先而開口了。女人特別是談話的刺激者，這也是大家曉得的事實。

在寂寞長途中，女人對於男子的力量更容易看出。車中，船上，不相

開，不相識的旅客聚在一齊，各守疆界而面相覷的消磨數小時或數十天的光陰，真是難過呵。但男子間沒有法子可以排除這種鬱悶，必得女人爲媒介，而大家便面現笑容了。因爲女人在旅行中與別處一樣，是男子們所圍聚着的中心；由這中心，男子們方得互相認識。

女人是最懂生活與最會生活罷：尤其是寂寞無聊時，她更顯出她的這種本領，而當這個時候的男子，自非問她討些生趣不可了。

更有，男子在女人面前，必特別討好，必特別賣氣力，必特別顯才能。

先舉一個例。

普通心理學告訴我們，考驗兒童的體力，譬如肺量，給他一個橡皮球吹，當吹時，若有女人在前，所達到的氣量必大於平常沒有異性在前所得

的數目。這是普遍的現象，不論在那一種試驗中，都是有與這事相類的結果。

爲什麼呢？是要使女人喜歡呢？是要求女人的愛呢？

多數人以爲完全由於求愛；其實單是想使女人喜歡，亦有其中的一部分理由。因爲男子總不太計較別的男子對於自己的意見，以爲這是不緊要的；但對於女人向自己所表示的一言一笑，則覺有特別的價值，非盡力買得一個好評不可了。

譬如在我們中只有四五個女客，而男客則有十餘；自然十數男客因四五女客而不寂寞了，自然男子們在女人們面前竭力逞能了。我曉得有些男子是爲求暫時之愛的，但我相信別有則並不是求愛，簡簡單單是想使女人喜歡，而同時使自己亦得到一種快感。

這裏有深奧難測的原因。

女人本是從男子身上分出來的；上帝強將完備的身體剖分為二，因而缺憾生，因而常想求復合。人說這是宗教的神話；但若女人不是男子的一半，為什麼女人有那種不可思議的魔力以引攝男子呢？所以男子之求女人，實是在補充缺憾，實是在恢復原來。還有什麼比這種求全的欲望更強烈與更不可抗拒的呢？而人視愛情為唯一珍貴的東西，即因有這個理由的緣故。

在希臘人的妙想天開中，造出一種具有男女兩性的怪物 Hermaphrodite，這實在足以代表人們於無可奈何中而求完全的解決方法。這種天真爛漫的無聊安慰，初覺可笑，按諸實際，凡世間男女的結合，有那一對不是在實現這種思想的呢？

所以男子求女人的愛，實在是求自己的愛，而使女人歡喜，亦不過是在使自己歡喜而已。

由此可以明白男女間的誤解，以及求愛有成功與有失敗的理由。

一個男子只是分出一個女人，唯有這個女人方能補他的缺憾。但在他的急欲求全的心情中，不耐煩的選擇一個女人，不偶非匹之感，遂終古而不窮，因為他沒有找到真正的他的一半。

女人較有直覺力，在男子的一言一笑，或一種微小的動作中，她可以覷出誰是她的原來的一半。許多男子同時求一個女人的愛，而最後的結果常使男子們驚奇，多半為一個在男子們看來是平平的男子得了她的愛。自然這有許多例外，而且要單就有完全自由選擇權的女人說。

男子求愛的方法，常是顯自己的智能才力，以為女人必受炫惑而給與

愛。殊不知這是最浮面的東西；並不是女人不重視知識，但她所求的是她的一半呢。所以愛的決定物全是感情上，全是形質上的事物。

『可憐的女人』，這種情場失敗的男子高聲輕蔑的說。

『可憐的男子』，女人同情而無可奈何的低聲對自己說。

哥命布

出碼頭數十步即見成行的人力車，別來無恙，近將八載了。

我們步向植物園，數輛人力車跟來，要我們坐，說價廉而又可多遊地方；用不完全的法文叫我們：camarade, montez……

終於上了人力車，望植物園走；路旁有特別的樹木，車夫則爲我們解說。什麼椰子，芭蕉，……等。

一種樹，由樹枝垂地生根而變成數百的樹幹，遠望像柱林，像冰雷，像竹叢。

車夫折來一朵黃白花，芬芳撲鼻，說是人常取以供佛的。

植物園不大，但植物之繁富變化，在歐洲的公園是不容易找得的；顏色鮮艷，形態窮奇，盡皆使人目眩心迷，不知應從何而讚美。

博物院沒有什麼可看，有些圖畫，雕刻及古物，見錫蘭美術的一般。

一隻大石獅子，形狀有些像中國書上畫的麒麟。一個吮血鬼像，兩手橫持一個人，頗極猙獰。

車經過的，先是外國人的住家，都修潔整飭，如在歐陸。土人的房舍便不同，低小窄陋，且少有窗戶與裝飾。

土人的街道頗引起我從前在上海時之所見。

路遇出喪的，先是一輛空車，樂人跟隨，數人扶棺在後，送喪人作殿；有人以白布鋪地，扶棺人必待布鋪上後方走。車停住，喪隊過後方得通行。

佛寺。除新修的塔及佛殿外，都是帶西洋式的建築，似乎附設有學校與研究會一類的東西。我們只在門口望見一點佛殿的內容，沒有進內觀看。一沙彌立階前大聲誦經。

我們在歸途中了。

經湖邊，草場上，電桿下，有物蠕動，數工人圍觀不動；我看是一條蛇，慢慢的走進草中去。車夫說，這是有毒的蛇；又說，草場是人常憩息的地方。

然而，大家都任蛇逃去，不把牠打殺。

東方人的痛癢不關！

買了數隻楠木做的小象。

入碼頭，見一僧人，戴金框眼鏡，拿油紙傘，走在我們面前，忽回頭來，我以爲是中國人。問一碼頭上的人，答是緬甸的和尙。

海波

久久看海，起伏的波紋與雪白的浪花，使我恍然如有所覺，似是從前見過的某種景像一般。

這是著名的Loe Fuller跳舞，六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晚上我在凡賽爾看見的。

我聞許多朋友稱說凡賽爾夜間的烟火，噴水，露天跳舞；前兩次到巴

黎都未得觀，而這一次於離開法國的十天前，竟無意中看見，實在是僥倖而快慰的事。

然而，現在目前的海波與浪花，正是那種跳舞的模型；波紋的往復是跳舞的動作，而浪花的墳起，拖長而泯沒，全是舞女的修長頭巾。並不是說大海的景像全與Loe Fuller的跳舞吻合，但Loe Fuller必因海而創出這種神奇的跳舞。這種舞是近代的，必有電光方能實現，因光波與水波相似。而以近來人愛海的熱烈，這種似波濤之翻騰上下的跳舞方得受人歡迎。

藝術不能離開自然；但藝術因時代而不同。這不是說自然也因時代而變，這是表示自然的不可窮盡。有那一時那一種的藝術不從自然產出來的？只有人的觀點不同了，自然則常是自然。

我那能想到我現在時刻是看凡賽爾的露天跳舞呢？

似曾相識

常人初次看見一位不認識的人，或一個新地方，一種新事物，時常有這位先生，或這個地方，這種事物是很面善，好像什麼時候見過的一般。於是向自己的記憶中找尋；有時候得到：在眼前的與在過去的有某幾點相似，所以自己把兩者混而爲一了。有時候則窮極搜索而毫無所獲，完全是一類自心的幻覺。

我想這種幻覺爲人所常有；而我自己，每出我意料之外，時見在我眼前的人物爲我宿昔所曾見。自然這由於相類性的連想，因這個與那個有些相似，所以起連想，混而爲一；但相似性的連想是很模糊的解釋，無論怎樣不相似的事物，總可找出一二點相似的呢。

此次同船的搭客，有一兩位使我記起是在去年旅行中所見的人，但有

別的，則想不起，而又似曾相識。

這或者是心理學上所說的「假的重認」*la fausse reconnaissance*。

我們的知覺有如一面鏡子，當一件事物現在面前時，立刻在我們心中留下一個影像，瞬間這個影像成爲記念，而我們遂覺這件事物是似曾相識。無意中，人們有多少自欺自騙的能力呵！

船上的消遣

船上的消遣自然不能有異於陸地上的，也不過是閒談，笑話，撲克，棋子，唱歌，跳舞，看書，寫字，……等等。大抵以能一人獨爲的，或三人的最常見，而多人的總是少有。所以看書寫字的，閒談，笑話的較多，撲克，棋子，亦不少，唱歌，跳舞則罕見了。

聚絕不相識的——人語言，種族，國別，風俗，嗜好，種種的不同——於一船，要他們爲一種大家共享的娛樂，幾乎是不可能的；其間有多少的隔膜不相通！

雖則如此；但船上人也有特別的消遣，而爲地上人所沒有的。而且這種消遣，不論誰，總是在船上的，都能一例的享受到。

什麼是這種消遣呢？

看海邊天際所現出而異於海天的事物。

不論是一隻海船，一隻漁船，一個孤立的小島，一塊延長數十里的陸地，船中人不期然而同喊一聲「船」或「地」，而齊起立凝望些時。又天空的鳥，或水中的魚，以及凡與天色水色不同的小東西，一例的引攝船中人的眼光，而消費他們的一部分時間。

說來人或不信，但實際上，我們的時間消遣在看這些事物的，的確不少。

我們經過西西利島時，久望其間的樓房草木；紅海中看隱沒的邊岸；印度洋的海魚與飛魚常爲我們所手指目視；而沿途所遇到的海船與漁船，我們總要說：「船！船！」

多少的事物，平時爲人所不覺察，到特別情形時，則顯露出價值來了？

人喜歡立界限，創範圍，以爲是這樣纔是什麼，不是這樣就不是什麼。殊不知一切都因時因地而變化，換一個時代，或換一個地方，是這樣的不是什麼，不是這樣的反是什麼了。

在沒有坐過海船的人來看，看船，看地，看魚，看鳥，那裏是消遣？

是怎樣可憐的消遣呵！

一旦在船上，眼光便不同了。這因為情形有不同，在面前只是一片相接相映的海天藍蔚呢。

於此，別的消遣因為種種隔膜而不便，單單看看船，地，魚，鳥，到能引起大家的興趣，而衝破一時的岑寂。

不是消遣的消遣，變為最普遍的消遣，說時髦一點，變為船上人的最平民的消遣。

因為船上人的唯一共同條件就是在船上。

好判斷的人們，小心你們的判斷！

新嘉坡

一

無緣的新嘉坡！

第一次經新嘉坡是因有一位同學病在神經病院裏，我要去看他，而醫院在市外，同時同鄉請午飯，六小時的時間便算完畢；船又要開了。我沒有一遊新嘉坡。

這一回過新嘉坡，先有兩孫先生的介紹，找報館裏的王先生，我以為這次新嘉坡當不能從我眼中飛去了。

然而，船是星期日到，報館中辦事人不在，只有看門的土人；我覺得有些不妙，但我希望總可以找到王先生。因為中國人多，往各報館詢問，定有認識他的。

約過一小時後，回到報館，一個十歲上下的小孩出來對我們說：「唐

山，唐山」；我們曉得唐山是中國，但不明白小孩的意思。小孩見我們不明白他的意思，拿出一本大簿，將王先生在中國的地址指給我們看，我們懂得王先生是回中國去了。不久有一位中年人出來，說王先生在二月前因事回家，大約八月間可以出來。我們失望的退出。

時將近午，我們往南天樓午餐。

餐後一點，到那裏去呢？

坐電車來回的看市廛，買些食物，便將三點，船又要開了。我仍是沒有一遊新嘉坡。

無緣的新嘉坡。

二

新嘉坡雖有土人與英人住的一部分，但大部分都為中國人所居；新嘉

坡已是中國，說確切一點，到新嘉坡有如到了福建，廣東。

普通法國船不停檳榔嶼；所以乘法國船的人到了新嘉坡，若往歐洲去的，是最後離開「中國的」，若回中國來的，是初次接觸「中國的」。前者說，此後不是「中國的」了，心欣奇而帶疑懼；後者說，此後是與「中國的」重相見了，情歡躍而兼悔恨。

新嘉坡似是我們的情感的緩衝地。

還要說我在新嘉坡的所見嗎？

除有些馬來人，印度人，混雜於其中外，我很難說新嘉坡與中國內地的通商大埠有什麼分別。中國內地的通商大埠是怎樣，大家都曉得的了。

我兩次沒有一遊新嘉坡，我感慨我與新嘉坡無緣。但略加思量，我不過少看「中國的」的一塊，少遊一個闊廣的都會而已。

三

新嘉坡是我八年後再與「中國的」初次相接觸的地方，不能全沒有感想留給我。

這是與一位青年的隨便談話。

因為在報館裏找不到王先生，我們走進別一家報館一問；而出來應答我們的，恰好是一位講客話的少年。他帶我們往各處找，走路時便攀談起來。

當他曉得我是在法國讀書的後，他如常人的表示欣羨；他以爲，這樣的讀了書的，可以替社會做事，救國，簡言之，是普通說的「人才」。他說中國情形的不好，應加改革，外國人的如何壓迫中國，等，等。我唯唯的應他。

隨後我問他在新嘉坡的境況。他很滿意自己所處的地位，不能讀書，不能做事，只是在報館中謀一碗飯吃。他說，自己經濟不獨立，實在辛苦，什麼都無能為力。我安慰他兩句，學問隨處可以求得的，報館中有書可看，空時諒亦不少，等，等。

我覺得他沒有心聽我的話，他的心思是在不曉得怎樣虛渺的空際裏呢。

愈見事多，愈感做事之難，愈與人接觸，愈覺自己之無能；所謂閱歷，所謂學問，究竟是如常人所說的有用嗎？

怕不如青年的天真的與新生的衝動活力好。

然而，所謂「老成」，便十分難爲了。

果王

還沒有出國時，聽人說南洋有一種鮮菓，名榴蓮，難聞而好吃，爲居人所嗜，有果王之稱。

我初次到新嘉坡，即想一嘗所謂果王；但時候不對，太遲一點。我聞人榴蓮的味兒究竟怎樣；人說，吃是好吃的，但初吃的，總經不住，因這種鮮菓的味兒過濃烈。

榴蓮仍是我想像中的東西。而每談及南洋的鮮菓，我總要說說果王。

這回過新嘉坡，正是榴蓮上市的時候，我們買一個帶上船；難聞的氣味，要我們快把牠吃掉。

確是從前所未嘗過的味兒，確是濃烈刺人，使初試食的人難受而不能多吃；我勉強盡兩塊，有的且不敢吃。

閒說這種果子不要人去摘，成熟時自然掉下來的方好吃（這使我想起西遊記裏一種果子，不能用手摘，而落地便不見的）；每日午間便是牠掉下來給人吃的時候。

第一次見識果王，只是外表的瞻望，牠的真正尊嚴尚在重門深鎖中。

青春

青春何處也？我今老！

朋友們，不要笑我這一問一歎的兩句。

在法國時，不單人說我是青年，即我自己亦以青年自居；明知自己的青春垂垂將盡，但我情不甘的這樣讓牠過去，我極力抱持着。

誰願放棄青春的美夢？誰願拋擲童真的幻想？

中國是要『少年老成』的國家，你沒有法子不老的。馬賽上船時，我自思，只有三十餘日的青年可做了，一入中國便要當老成的。

但這是我自己做的幻夢，經不起現實的一觸的。我且感覺到，當自己以爲是青年時，青年已經不在自己了；所謂『過後方知』，待知時已是遲了。

因爲從新嘉坡上船的搭客中有一位十七歲的少年，他是初次海行，而且初次回祖國的；他遂使我想起十年前的我，我也是十七歲初次離家的呢。有這位真正自然的青年在面前，我自加肯定的青年，那裏是青年！

表情的天真，說話的直率，又好奇喜動，又怕人畏縮，而靦覷的容態，而吞吐的情形，我不單現在沒有，久遠以來便已消失了。早就要求合，早就要遮掩，早就不露真，勉強的戴上假面具，而學做『老成』人了！

經這種相形與比照後，開首一問一歎的兩句，已是無可如何的自慰語。

青春何處也？我早已老！

船上的愛情

早餐後，閒坐在樓梯口邊的長櫈上，打整客人房間的工人黃君亦在。適有二三男女走過，黃君忽然對我們說：『外國人真胡鬧，毫沒羞恥，昨天晚上在房中都是……』。『真的嗎？』我們笑笑的問。『像禽獸一般，沒有一個，沒有一晚不……』，黃君加氣力的說。

我又墜入我常有的靜默沈思中；黃君的話引起我正要說的感想。并不是我好為這種普遍的空論，在種種的情境中，事實逼我不得不這樣，我遂

不由主的記下。

許多人感慨於世道的衰瀉，人心的澆薄，以爲凡百皆見進步，而情感道德則日益降落，遠不若古昔之淳樸真摯。這有一部分的真理，即現在的世風人情顯然與從前的不同；但同時犯了一個至常有的錯誤，即看情感的進步有如幾何學上的直線前引一般。誰都曉得人的感情是動的，是需要變化的，但動的方向與變的形式，并非限於深入高舉的直線式，且可能爲旁出四溢的平面式。有如流水，數量相等，可爲江海，可爲湖澤；人的感情亦類是，時則親密而深淵，時則浮泛而廣大。而感情的本身，若人類生理上沒有多大變化，則古今是差不多如一的；差別所在，僅見於其由之而表現的方式間。所以常人對此的感喟，亦不過如汲水者，驚怪昨日之深井泉，化爲今朝之淺沼水而已。

感情爲什麼有這種種不同的表現呢？什麼都是常在變化中，感情更非變化不可；但變化完全繫於時間與地方，即感情變化要與時地適應。所以古昔尊重珍視的情誼，今時或看作爲無足輕重的家常；而這地奉爲天經地義的道德，在那地或深惡痛絕如蛇蝎之陋俗。例證甚多，無勞煩舉。

在昔交通不便，民多老死不相往來，日常耳目之所接，只是這有限的人物，因長久的薰習，感情自然是深入而真切。於今則不然，舟車四達，交接頻繁，所與酬酢相識之人，既非所能計數，欲個個施以厚情，自屬勢不可能，無形中感情自然變爲泛泛了。俗語謂：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并不是因知你的心的人少，是因你相識的人滿天下，你的心不容易顯示而爲人所知。又普通謂人年歲加長，歷世較深，則感情漸漸淡薄，其實亦不過這時的感情爲平舖的發洩，非如從前的爲直鑽的傾注而已。

我們繞了這麼一個大灣，現在應該收到本題：船上的愛情。愛情而在司轉運流通的船上，則這種愛情之忽暫可知，況我們的船又是在莽蕩而變化的洋海上，這種愛情的剎那性更不煩言而喻。可是，這正是現代人所需要的；現代文明的特色是速度，是數量，所以現時人的感情的發表方式必然的爲四散，爲浮薄。尤其是最強烈的感情的愛情，對於這種浮泛的發散方式的要求更爲逼切。從前愛情之所在是：荒村，孤館，湖上，山邊，月夜的花陰下，幽閣的香閣中，……今日的愛情則在於城市，旅館，舞場，一切的公衆聚會所中，一切種類的車中與船上，……從前求愛，經年累月，一種精細的轉折，一種纏綿的委婉，有如巧工之刺繡，一絲一線的妙加配合；現在則得愛於片刻瞬間，不須明身世，不須解性情，一個眼波，一個手勢，一閃不留如電的，傳來迅速如光的，即足爲好合的媒介。前者得

之甚難，故多相守終身，後者不勞而獲，故十九頃刻即遷。……但我不願再爲這兩種愛情的平行比較的描寫，因其可至於無盡。

所以現代的愛情的發洩是快速無定與寬泛不一的；不單一人同時可以有許多的愛，而且這些愛可以時常變換。今日之愛固非明日之愛，即這地之愛亦非那地之愛。即如在我們船上這些男女，一男可以同時愛這些女，而一女可以同時愛這些男；但我們要注意，當他們完畢了他們的海程，到目的地而登岸後，他們便陌生如路人之曾不相識，或相敬禮如初見面的客人。他們須要暫時的娛樂，他們利用在船上自由的機會，以滿足他們的請求，過了這個機會，他們便忘記因這機會而有的一切，像沒有這麼一回事的一般。

這樣的一種愛情，不單我們中國人，如黃君，要以爲無廉恥，像禽獸

，即外國有許多人亦發感慨而驚歎。但事實如此；我遂因黃君的話而寫這段文字，以自解解人。人常說所謂「時」與「地」的觀念，今人比古人聰明，或在這一點；而「船上的愛情」正是其中的一個例。

期待 (一)

紅豆年年擲逝波！ 龔自珍。

我想將「期待」二字從人間的辭彙中抹去；但同時我又捨不得。「期待」給人以虛幻的安慰；「期待」與人以現實的苦痛。在「期待」的時期中，一切都是希望；「期待」完畢而至事實，則幾乎無一不是失望。呵，「期待」！有多少人因有所待而得維持其生趣，又有多少人時刻苦悶不安於所期待之中！

「期待」的心情和其他的心情一樣，是人工的造作，是生物進化中的必然現象；我實無奈「期待」何，我只能爲「期待」的分析。但我於此亦只能刻畫其大略。

直接反應是生物適應環境的原始形式，亦即生活的最初情況。所謂直接反應是「有感即發」，全不留待，即收發之間絲毫沒有阻隔。後來因環境復雜，非僅僅這類直接反應所能對付，機體乃進化而漸有種種久暫不一的間接反應。普通上說，愈進化的生物則間接反應愈多，而收發間之相距時間亦愈長久；舉一在人們的最平常的例：有以非禮相加者，在粗俗的人，即刻反唇相訾，或繼以相毆相打；若有教育的人則不然，必先加思索，繼以追究，然後施以相當的處置。明明白白，後者比前者較適合於經營繁複的生活。

這就是「期待」心理之所由成。「期待」實在給生物以一個適應環境的絕好方法，而使生物得更安全的保衛自己。譬如生物有外力來襲，若不知期待而冒昧出應，必至喪身；今乃不然，曉得期待，要先有種種的預備方可以對付，當然的，結果不至於大吃虧了。這是「期待」心理對於人生的大有用處。

然而，什麼都難得不過度越分的；「期待」於生活本是十分有利的，但為無法可阻止的向前發展，害處遂漸漸暴露了。在生活中有許多必要加以期待的反應，同時又有許多反應，若加期待，反致不利的；但偏向是生物的共同趨勢，且為實際生活所必需，「期待」的心理日益發達，實甚自然，而於人們，特別所謂進步的人們為尤甚。

我不說「期待」之大有造於人生，因為人類能有進步，完全是曉得「期

待」之故，「期待」實即「希望」之別名，或「希望」之變形。沒有「希望」的人還於生活有什麼意義呢？不管在怎樣困苦艱難中的人們，若他們一日在世，則他們仍是有所希望的，有所期待的。許多人不解一個老病的叫化子愛惜生命；實則叫化子不是愛惜生命，他是有所待。深一層說，這完全是心理的作用，物質上，叫化子想亦明白他之無可待，但悠久造成的心理要他忍耐的等着！

人生賴「期待」以維持，賴「期待」以安慰；但苦惱人生，使人們不安的，亦是「期待」。不要說「期待」心理的過度發達，將不應期待的亦加之期待；這是凡一種精神趨向所具有的缺點，然亦既足起人們十分的懊悔。譬如自己需要的事物在眼前，無需等待的，若加等待，這事物便一去不復還，而自己亦遂抱憾終古了。這或者就是「悔恨」心理的起原，「悔恨」之爲人

生的一大病，誰都曉得，不須我們再說，且亦缺少篇幅，供我們爲充分的描繪。

「期待」之貽害人們，不僅在使人心中生出「悔恨」，更進而使人心得一種常在的虛幻病，一生纏繞於其中而不得解脫。這裏需要幾句說明。我們曉得直接反應是在生物與其環境最相接的情形中施爲，可以說這是一種肉薄的情狀，最逼近實際的，最能得到實際的。間接反應則不同了；因刺激與反應間有距離，則生物對於現實的環境，無形中遂生隔膜，而所得遂必非盡真。比例於這種距離的大小，即期待時間的久暫，而漸遠於實際與漸進於虛幻之趨向，亦遂因之增加，即現實由此而虛幻化了。在人們的「期待」心理中，更因「期待」而引起無羈束的想像力的作用，這種虛幻化的進步更「瀉千里，漫然不可復收。虛幻病遂爲人心大病之一。

我不禁要歌唱這種虛幻病的生活：誰不會經驗過想像生活的無窮意味與萬千恣態！假使沒有現實來打斷，這種生活實在是天國的生活了。然而，現實來干涉了，虛幻又不能療治，人生乃常在一憂一喜，一苦一樂的變換曲調中。更有，因為人心久久習於「期待」之故，不覺於「期待」的本身找得快樂與美媚，而再不想跳出「期待」；又因「期待」過久，「期待」本身起變化，即以後實現了所期待的，亦覺其無味，棄之而不顧，再期待別的了。前者沉迷於虛幻，不願有所為於現實，而現實日相加逼；後者因期待而失其所期待，時刻馳逐於不可得達的目的中，如形影之相隨，既不可即，而又不可離。由此遂生出種種的悲劇。

有許多人在貧苦中期待財富，日後得到了，覺無意味；有許多人在未被愛中期待愛人，後來結合了，乃感寡樂。人以為這是由於人情的易變；

實則因期待過久，在期待的時間內，爲種種虛幻的想像僞化了所期待，以致真期待物在眼前，亦覺非自己之所期待而不願了。

時間如流水之一去不還，又加閃電之一瞥不復；現在的我，不是過去的我，亦不是將來的我，這時候的我所期待，自然非頃刻前或後的我所期待了。這是必然有的變化；然而，有幾許的苦悶與失望！常人謂凡事在想像中是美好的，一實現則索然了；這是因想像的自由及實現的限定所致。但我們可以說，凡事都有其時，過時則雖原物亦非原物；實現之無味，全因過於久待，若恰如其時而實現，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或當爲無限的減少。這就是最惱人的問題：怎樣能恰如其時分而期待？

我不能解答這個大謎，我略說些期待失時的結果。一切不合時宜的都是反常的；過久期待的人們乃表現出種種異常的現象，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尤其是如中國社會專以節制爲道德而強逼人要期待的，反常現象更是隨處皆是。中國人少年如老成，而老時反變爲荒唐，這是因期待過久而橫流溢出的緣故；更不必舉例，明眼人自能知曉。偶然又使我想起有人稱讚中國生活的有趣，或者即以中國人的生活常在期待中罷。然而，這種有趣的中國生活所得的結果是懶惰，怪異與非人的現象！一日可成的事要待一月，一日可成的事要待三年，天下有趣之事固無過於此者！

何苦討論國家社會的大問題呢；還是回到我們個人的心情上好。但我又還有什麼可說？「期待」在我心中所引起的回想，如上面所說，是同時要捨棄而又丟不下的情感；我於是默默的自言道：

幸福是那些能恰如其時分面「期待」的人們；

幸福是那些不顧現實而專在「期待」中的人們；

幸福是那些專憑直接反應而凡事不「期待」的人們；

可憐是那些心中不明白而「期待」失時的人們；

可憐是那些心中明白而強加「期待」的人們！

期待 (11)

Qu'attendez-vous ? — La Mort !

可憐的人，你在世上得到什麼呢？不過等着死神的來臨罷了！

當你幼小時，你等待爲成人，冀能實現你的童真夢。到了成人，你遇事都覺不如意，白髮不久便來生在你的頭上。你想你自己不能做的事，後人或可以做，你是於將你的希望移出於你的生命之外。這是無聊而無可奈何的辦法。但你即這樣讓步，你尙未看見你所期待的有幾微的成功，死神

又來領你入黃土了。

這是你的人生，可憐的人！

人生飛走在無始又無終的時間道上；其間一段以呱呱墜地爲始，以寂寂入土爲終的，便是你的歷程，可憐的人！你在這條路上東張西望，似有找尋，你停住腳步，你向前拿捉，你以爲你達到你的所望了。可憐的人，你那裏曉得呢！你在時間道上的行動是不自由的；當你停步時，其實你仍在走，所以你捉到的所望，完全不是你原時的所望。可憐的人，當你完全據有你的所望時，你不是常常覺着失望嗎？這就是其中的真理了！

然而，你的幸福即在其中，你曉得嗎，可憐的人？

你無時不失望，但你無時絕望，你無時不希望！因爲在期待中，你有你的空中樓閣，這在外界的事實上雖非真，但至少在你瞬間的心理上是不

假的；而你的幸福即在此。你遂爲續續的努力，爲重重的再來，你充實了你的時間，你在你的歷程中終竟覺樂而忘倦。好像你在每回的失意中，你總是手拍前額的自言道：「等着看罷」，於是希望又蘊起於你的心中。死是在前面等着你的，但你帶了滿腔的妙思美想，你欲飛突死的範圍，死吞噬了你，但不能消滅你的期待心情；因爲即在死神面前，你仍是肯定你所期待的不死。

可憐的人，你曉得嗎？你的一切幸福都建築在「期待」上。

可憐的人，你一生期待，結果不過是死的來臨，這全非你的始願所及料。即因爲你所未及料，你方能於此幻出種種戲法來，你於是得所安獄。沙漠中的甘泉，含淚中的微笑，可憐人的幸福，期待！

充塞宇宙是這道永奏不輟的音樂，這首長歌無終的曲調：

我愛

我不曉得是什麼，

我只熱烈的愛，

不須問我愛是什麼，

.....

我曉得

他是完全如我意的，

我更明白的曉得

他不久便要出現的。

.....

我遠望他，

好像是我的愛；

我近撫他，

便不是我的愛。

.....

幾回失望，

想終不能見他的面；

幾回又希望，

覺他總在不遠的前面。

.....

我不停的追求，

我續續的希望，

莫愁，莫愁，在前頭！
努力，努力，不鬆放！

.....

這是我的生時，——

忽然死神來至：

死神要我，要我永歸，

我指前面，前面不止！

.....

人生雖然有盡，

幻夢豈有醒時；

我的幸福在我所信，

我的幸福在我所期！

.....

何妨不實現，

何妨去如飛，

只要有所信，

只要有所期，

我生如斯！

人生如斯！

西貢

普通法國郵船在西貢有三天的逗留；因為這是他們的殖民地，上下的

貨物甚多，而且可以玩玩呢。這在他們是很便利的，在我們，尤其在我急於回家的，真有些不耐煩。怎樣消遣這無聊的三天呢？

西貢也是八年前的舊遊地，一樣的曾在此停過三天；但前次的三天是怎樣容易過的！一切在我都是新鮮，我飢渴的求看一切，三天便跟着在此經商的好意相伴的同鄉飛跑過去了！現在呢？並不是舊地不堪重遊，也真正是無可遊了；所以我早就問自己：怎樣過這西貢的三天？

我有一個計畫，我想乘這個機會遊東埔寨，看在安哥的佛教美術的偉大古蹟。但當我到西貢的旅行社問情形，二百元的旅費嚇跑了我這個念頭，我必定要留在西貢，必定要想法子消遣這三天。

有了，同伴李先生是初次經西貢的，當然他要去玩玩；我於是連帶的一同走。沒法子時，人只能這樣的隨緣。

西貢的公園頗寬廣，雖然沒有什麼特別，但那些高大的樹木，奇異的動物，仍有一樣的繁榮茂盛的勢力引攝我們。現是雨季，使人感着大氣的重壓而悶鬱；我們小憩於像一類加非館的亭子中，適有賣椰子的經過，我們買了兩隻。椰子中的甘露通快了我們的身體，清爽了我們的精神，我們又起身前行。

別一個近公署的公園，尙未完全修整，一部分尙是荒地。正當公園的一出口，有一條古樹，樹幹窟窿，便是神居，燭淚紙灰遍滿，酒氣肉味充塞，想見香火之盛。看見這樣一種的反照，我不禁驚異；一座幾何式的公園門口，乃容這原始的拜物神壇巍然在側！新舊的調和？東西的折衷？誰也不曉得！適有婦人展祭物，點香燭，向這有靈應的老樹十分虔敬的磕頭，使我慢步沉思的遠開，或者這也是聖地之一呢！

。。

我們相約吃餐中國飯；不待說，我們到的館子是廣東菜館。裏面的陳設頗雅緻，一台一台的麻雀牌，表示其爲中國式的娛樂所；宴會與打麻雀是連在一齊的，所以餐棹與賭棹間置。我們先吃了幾個櫻子，包子；正是端節後，我們看見，不由得要嘗一嘗。但因此而不能多吃後來的菜。

無論如何，這頓飯總算可口。我們吃完，在走廊間休息，怕是店東，看我們外客，走前來與我們攀談；我們本想曉得此地的情形，大家遂問答起來。他說此間華僑受種種苛待，一切都抽稅，單人頭稅每人每年即要三十餘元，別的更不待說。法人輕視中國人固然，安南人倚法人欺中國人更利害，尤其是警察，動輒以槍刀恐嚇，僑民亦無如之何。大家曉得這是因爲沒有領事之故，日日望政府早設領事館，但不曉得什麼時候纔能實現。

他續續的說，更爲我們舉日本在此的僑民作比照。有一家商店，主人是日本人，但雇用中國人替他照管，有天，警察以細事來干涉，以爲這是可欺的中國人，很野蠻的走進舖裏來呼叱。主人出來和他理論，繼以相爭相打，大家扭到警察局去，因爲日本有領事在此，這間商店的主人安然的回來，竟未受責罰。雖然是日本強，中國弱，法人有所顧忌，但有領事，僑民總不致這樣受人家的摧殘；不過像現在中國的局面，幾時僑民纔能有領事的希望呢？唉！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在這類的情形中，除了無聊的套話外有什麼可以說的呢？且時間亦不早，我們便回船。

。。

我前面說過，在東方或者到過東方的外人，十九是討厭的，他們十分

看不起東方人，加以種種的蔑視；試看在法國的法國人與在安南的法國人，兩者間有多大的差異！

法國人是不懂殖民的民族，與英國人正相反。所以法國的屬地漸次轉入英國人手裏。安南算是法國最重要的殖民地了，治理的成績如何？大權全操在刮削自私的人們手中，土人的繁榮與否遂置諸腦後了。試舉一特奇的例。在國際聯盟會嚴厲禁煙，想法國代表亦仗義執言；但在西貢，煙味充塞，煙館公開，且還有一個「國立鴉片製造廠」！

西貢本沒有許多地方可玩，兼之天氣變化，時晴時雨，我們能在船上則在船上，夜間自然更不出去了。可是，這三天在一班船上的工友們是很好的消遣機會。大家都穿得整整齊齊的下船去，自然中有些是因為事情或找親友的，但大半是為喝酒與找女人。至不能離開船上的，則自有女人與

美酒來就他們。在樓梯餐室間往來的女子忽然的多起來，即因這個緣故。這方面是在解長途的寂寞，那方面是在多趁幾個人人所欲的金錢：這是不是一種「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我們仍不能不在街上閒走；我時時聽到鄉音，我雖不想前問他們，但我實在欲到我八年前招待我們的舖子裏一看，我於遊堤岸時，更欲訪問前領我看米廠的陳君。但我總沒有這勇氣去問舊人，覺得有些難為情；所以在西貢三天，一個熟人亦沒有去找，偷偷的走過了。

這或者是那種「近鄉情更怯」的心理使然。久別自願重逢，但想到重逢時的愧怍之情，又不如不重逢了。除了「衣錦還鄉」得意榮歸的人們外，或行近故鄉，或將見故人，誰能免心頭的跳躍與七上八落的亂想呢？所以

，在這種情境中，能避免即避免，能不見即不見了。我實在願看看從前好意對我的鄉人，但因有這種爲難而躲過，我無法而自求原諒。

好了，三天完了。買了許多水菜，我們別西貢了。循着原時灣折曲屈，兩岸蓬草的沼澤地，間有漁船或農人的湄公河，我們的船慢慢的移入海中。

生命的價值

生命是一條一條的生命，價值是一格一格的價值，毫沒有神奇。毫沒有奧妙！

怕人家誤會這個題目是爲哲學的討論，所以我預先揭出我的主旨；我只是寫我的印象，說我的感想。

三十多天的海程，從地中海，經紅海，印度洋，而入太平洋，其間的變化，其間的差異，表現於一切；一切在行客都是新鮮，一切都是使行客驚異。在離開西貢而重見大海時，想我的行程將近結束，我要問自己沿途經我心目的，什麼最使我不能忘記。這是歐亞人對於生命的價值的異趣：在兩者的比照中，我要說，亞洲人對於生命少有或沒有價值的觀念，即亞洲人的生命，從歐洲人的觀點上看，是沒有價值的。

自然，人可以強自安慰的說，價值的觀念全是主觀的，歐洲人的生命價值觀，我們可以不管。價值觀念雖然是主觀的造作，但要有共同的承認方得成立；所以有所謂「時價」。「時價」早晚不同，而此時的「時價」則大家不能不遵守。現在世界的「時價」差不多全由歐洲人所定出，這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即使亞洲人有亞洲人的「時價」，亦不能通行，況

且亞洲人又沒有「時價」，不能定出「時價來呢」？

生命與其他的東西一樣，亦是有「時價」的；這「時價」不是人口交易或賣豬仔的「時價」，這是學者們無時不討論的人生意義或人生價值的「時價」。這種追求人生的意義，這種究詰人生的價值的行為，由於自己的認識，即必先有自己個體存在的意識，然後有跟問人生意義或價值的思想。這就是亞洲人所難能的了。

亞洲只有渾沌的羣衆，沒有分明的個人；所以沒有個體的觀念，沒有自我的精神。歐洲恰正相反。過了蘇夷士運河，所遇到的人們，在我覺得沒有一個一個人，只有一羣一羣的族；這不是說我遇見了許多人，這是說我找不出一個「個人」來。雖然單單有一個人在我面前也好，但這個人是尚未蛻化的塊團，我們無從辨識其異點，我們不能定出其價值；即這個

人自己亦不明白自己爲何物，只能糊裏糊塗的從衆，至覺到自己的價值，當然更是談不到了。

歐洲便不同：不單人人是「個人」，且人人都自己覺到「自我」；因此，而意義與價值的思想遂悠然而生。誰都曉得歐洲近代的進步由於個性的發展；而人生意義的闡明與人生價值的肯定，乃爲此種發展中的必要條件。不僅爲學理上的討論，而且爲事實上的施行；不僅爲精神上的擁護，而且爲物質上的保障。即歐洲人對於生命有一種很確定的價值觀，神聖而不可侵犯。在歐洲，個人隱隱與社會對待；在亞洲，個個則完全泯沒於羣衆中。

歐洲人曉得這種異點，對於亞洲人遂持一種特別態度；亞洲人在歐洲，歐洲人以相同的生命價值觀對待，但在亞洲，這種生命價值觀便不適用。

了。所以同是一個歐洲人或亞洲人，因在亞洲與在歐洲的不同，所受的待遇或所持的態度遂完全異樣。在東方的歐洲人，在我們來看所以特別壞，即因他們一到東方便將歐洲的生命價值觀丟開，而以生命是無價值的態度來對待我們。亞洲人的一切都被逼而轉化於歐洲人，但這種對於生命的態度的轉化，則尚未有顯著的進步，因此，在分隔歐亞的鴻溝上，至今仍能搭起一座堅固的橋梁來。

歐洲似是一塊特別的土地，在歐洲內與歐洲外一切都異樣，像有什麼不可逾越的鐵柵分開的一般。這種土地的界域是十分明白的，我們不須旁徵，眼前的例即足為我們說明了。在歐洲買船票，無論那種女子，不能買四等票，至少要買三等票，這是一種慣例，由於尊重女子的緣故。但一出地中海，這個慣例便完全取消，一大羣的男女老少全擠壓在四等艙板上！

自然有人要以這種物質上待遇的不平等爲無足輕重，我們亦曉得；但在這物質的表面下是有一種很深的意義的呢。或有人以爲我們何必以歐洲人爲標準，我們有我們的生命價值觀；我們很願曉得我們的生命價值觀，但結果不過是說些空洞的什麼精神哩，物質哩的風涼話，無形中則全受歐人的支配！試看東方有那一處地方不是歐人勢力之所及？

呵，生命的價值！這在歐洲是可以講的，在亞洲生命既是十分渺茫，價值一詞則更不待說。即在兩者間的這種異點，爲我此次海行所得的不可磨滅的印象。

自殺

我雖不反對自殺，但我從未想到自殺，自殺的念頭亦從未來到我的心

中。但在船上，我不由我作主的想到自殺，自殺現在我眼前亦如一種很瑰偉崇高的影子。

人說，東方土地得天獨厚，物產的繁富與氣候的溫暖，在在都使生活於其間的人們迷醉而忘形，覺瞬間的享樂，足償永常的死滅而有餘。所以東方人對於生死不重視，而生命在他們眼中更不算一回事。又有人謂，因東方，尤其是近熱帶的外界變化過甚，刺激過烈，無形中使其間的人們疲倦而厭世，輕視生命遂為當然的結果。

但使我想到自殺的，並不是因有上面的理由：上面的理由說明東方人所以輕視生命，即以生命為無足輕重，沒有什麼價值；而我想到自殺，正因東方人對於生命的這種態度而起。東方人的賤視生命是一種無意的，否定的自殺；而我所想到的自殺則相反，要是有意而肯定的自殺。也就是這

種自殺，在東方，我以為值得贊許，值得提倡，因為這是一種反抗流俗的表示，一種肯定自我的行爲。

大家對於生命都無甚知覺，醉生而夢死；而爲其中之一分子的我，我雖不能獨外，但我明白覺得我自己的無價值，我乃自殺。這不是因要與人不同，明自自己，憤而出此嗎？即這種生命的毀滅乃是生命的肯定；因爲自己覺到生命的價值，而又在生命毫無價值的群眾中，乃用自殺以毀滅生命，表示自己的生命有異於他人，有重大的價值。若不自殺，與羣衆同流合污，苟苟生存，便是絲毫不知有所謂生命的價值的了。

然而，即這種有意的，肯定的自殺，不過是表示自己一人的生命價值，屬於最小的範圍。倘有所謂有意的，肯定的不自殺；不單要肯定自己的生命價值，且還要肯定一切人的生命價值。我們願東方有這種有意不自殺

的人！

但是，現在的東方有產出這種人的可能性嗎？因此而不得不思其次：我們應該贊許，應該提倡那種有意的自殺；至少，至少，這是自我覺悟的種子，生命價值的始基！上面說自殺現在我眼前有如一種瑰偉崇高的影子，即因其含有這一層重大的意義。

有人說這種自殺亦殊可憐，無疑的，這是可憐。但有更加無限可憐的，即這種可憐的有意的自殺，東方人亦不曉得什麼時候纔有能力做得到！可憐！……

月下的海

半圓的月浮游的掛在沉默的天空，悄然的照於寂靜的海上；晚來獨自

一人在船頭憑着鐵杆，我似裹在一種沉微深細的大氣中，透澈我的肉體與心靈，若使我要與之俱化。

我常覺得海是女性：海是女子的本源，女子是海的分身。當天氣清明，波平如鏡，一葉之舟，飄縱自如，忽有風暴，則洶湧澎湃，如山巨舶，亦虞顛覆。女子之溫柔順，有如水波不興之海，但無端性發，女子之變化飄忽，如大海之有驚濤駭浪了。女子雖沒有像海般的浩瀚，但女子的心實可比諸海的深不可測。而兩者間的絕相類似，是：看似單調而無變化的海，一旦可以使人手足無措，耳迷目亂；看似平淡而無曲折的女子，瞬間令人來去莫知其方，心困而神惱！在男人，女子難養，在人們，海不可馴，並非貶辭，正是女子與海的特點。

海是女性，但東方的海尤其是女性；因為，在東西文明的比較上看，

一動一靜，顯然有如男女兩性的分別。中國古人以水爲柔之至，全屬於陰，是女性最好的代表；所以形容女子每以水作喻，而「似水柔情」遂若爲中國式愛情之極則。「女子是水做的」一語，並不是紅樓夢作者的幻想，實在是揭出人們的一個普遍觀念。

由此曉得，東方美人雖不產自海，但生於水；海爲水之積，則謂東方美人來自海中亦無不可。

至西方美人，則完全明白由海所孕育了。因爲，希臘的美神維納斯，據神話，是從濺潑的愛琴海的泡沫，因和風的吹扇而湧出在碧波之上，陽光之下的。人曉得維納斯的美在於比例，平稱，矯健，豐滿……等。這是西方女性美的理想。

東方女性美的理想呢？或嫦娥，或天女，總是要柔媚，纖麗，嬌娜，

軟弱，……方爲至美；這與西方有何等的差異！東西人同以女子自海中浮出，但兩者對於女性美的理想乃十分懸殊，這實足以起人深長之思。：

而方我對着半圓的月，平坦的海，獨立船頭，深潛在這些沉思中時，憬然有悟，似一絕大神祕現示於我眼前：東方的美神，雖然如西方美神的自海湧出，但不是像維納斯顯身在閃爍的陽光下，是隱約遮掩的徘徊於幽素的月亮中，有如在我現在所對的情境裏。這就是東西美人所以不同的理由；而從某一點看，東方的比西方的自然更爲女性了。

我更沉醉的欣賞在我周圍的美景。我雖然以爲發見了這個神祕，但這個神祕包圍了我，一切與一切都使我覺到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人與海

在「歸心」中有好幾篇關於海的文字；作者是愛海的，而且此時他的耳目所接只有海，他多寫海，自是當然的了。但還有更深的理由，他所以多說海，因為人與海十分類似；他乃擬「人與海」一題，藉以表示他的思想。然而，這個題目早既見在「惡之華」集中，而波特萊爾的無比深澈使他不敢再下筆，他遂直白的翻譯這首詩以自足。文字的工拙在所不計，要點是能說出他的思想。

自由人，你將常常親愛海！

海是你的鏡子；你靜觀你的靈魂

於海潮的無限舒展中，

你的心也是與海一樣的苦辛潭穴。

你喜歡潛在你的影子的胸間；

你以重睛和手臂擁抱牠，又你的心

有時消遣其紛亂音響

而藉這種不馴與曠野的怨訴之聲。

你們倆都是陰沉與謹默；

人呢，沒有誰曾探測你的深淵潭底；

呵海，沒有誰認識你的內蘊財富，

你們都十分妬忌的保守着你們的秘密！

然而已經有了不可數量的歲月

你們無憐惜不悔恨的相互攻戰，

你們十分愛屠殺與死滅。

呵永遠的鬪者，呵不能無事的兄弟！

還留有什麼可以給我添上去的呢？我可以下些註語嗎？海的變化有如人心的不可測，人心或者沒有如海之闊大，但深度則不輸於海。而且我們又那能說人心不是浩瀚如海呢？海實在是人心的鏡子，想了解人心，靜觀大海，即十得八九。

常人對於海的初次印象必爲驚怪之情，即同時又愛又怕海。我們在一位生人面前所有的感覺不是一樣嗎？一方面想親近他，別一方面又疑忌他，一拒一迎，宛如立在海邊的小孩，不敢前而不敢退。而濤聲之洶湧，而浪花之激烈，反觀內心，恰正相應而相和。

海沉默而以波濤顯，心寂靜而以言詞露；但在波濤之下，言詞之底，不顯不露的，實不可說與不可數！沒有人敢說已認識海的一切，亦沒有人敢說已認識整個的心，不單他入的心不能全認識，即自己的心又何常認識？

凡物相似則相忌，相忌則相爭；海與人相似，故相忌，故相爭。人常求征伏海，海時亦殘害人；這是一方面。別一方面，人生爲什麼長在爭鬭中呢？人如海，所以人與人相爭，人與人不能無事；相殘的兄弟姊妹呵，正因爲你們是同氣，你們命定的要相互鬭爭！

自由人，自由人，要是自由人，方能真正的親愛海！

尾聲 「一個人」

一

「一個人」。

海程將畢，祖國眼前；我要在「歸心」裏說我的最後一句話，這句話是：「一個人」。

「一個人」！這就是我希望祖國來看待我的。回國學生大抵懷抱某種希望與志願；志願有補於國家，有爲於社會，希望國家社會以志士，才人，學者看待自己，使自己長材克盡施展。但這都非我所敢望；並非裝腔作態，並非過自貶損，我十分明白自己的能力，我不敢作非分想。所以我對祖國的唯一希望與志願是「一個人」，希望祖國以「一個人」對我，志願自己盡力爲「一個人」。

我今敢望祖國而遙語：「一個人」！

二

「一個人」！

有的人說：這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本來就是「一個人」，無須再加申明，更無須以此勉勵自己。我豈不曉得具五官，有兩手兩足的是「一個人」，但爲什麼我們時聽到「不是人」的咒罵呢？是則具五官，有兩手兩足的，有時不能爲「一個人」，甚爲明白；而「一個人」的成立，須有別的道理，自不言而喻。

「一個人」！

有的人說：這話太謙虛了，像你所處的環境，像你所受的教育，你還不能爲「一個人」，則爲「一個人」亦未免太難了；又你不單是「一個人」

「，且是有形容詞的『一個……人』呢。環境好，受教育，至多也不過如具五官，有兩手兩足一樣，爲『一個人』的條件之一；實際則『人面獸心』，大有此中人在。至於加上形容詞的『一個……人』，那些形容詞是虛偽之面具，銷蝕『一個人』的唯一法寶，當決然除去。所以『一個人』不在這裏。

「一個人」！

有的人說：這話太奢望了，太野心了；你的意思是如拿破崙對哥德說的「哥德先生，你是一個人」一樣，但你曉得，拿破崙只以「一個人」許哥德，你自己理想做這樣的「一個人」，自可欽佩，你希望人家以此看待你，則談何容易？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拿破崙對哥德說的那一種超人意義的「一個人」，我就不懂得，那還敢忘想做？也許古今來只有他們兩人懂

得，或者從未有人做到這「一個人」亦未可知。我的「一個人」決沒有這樣的高不可攀。

什麼是這「一個人」呢？

三

毫沒有神秘，毫沒有特別，這「一個人」是曉得自己是「一個人」的，即意識的明白自己是「一個人」的；簡言之，是凡經過自覺的這一階段的人，便是「一個人」。

凡人初生，渾噩而無知，因遺傳習慣的勢力，與夫模倣的本能，漸得有知識，及後受教育，年愈長而知識愈增，明白有所謂自然與人類的對立，人羣與自我的關係。如此久久浸染於紛繁不可究詰的現象與人事中，無形間忽有一惱人的問題橫來心中：「我是什麼」？連帶而來的問題是：「

人是什麼？宇宙是什麼？「人，我，自然，這三者的相互關係，又是怎樣的？……」

有誰不感到這個「我是什麼」的問題？誰敢將這個問題尋根而問底？可以說，無論誰的一生，在某一瞬間，都必糢糊的感到這個「我是什麼」的問題，但多數人被問題的惱人性所嚇，瞥見即眩暈，遂不復敢問津，任其過去。而少數之追究此問題者，又多以荆棘前途，蓬蒿滿目，廢然而返，亦僅一知半解，及膚面而止。至於澈底追求，不至不休的，是十分希少的，我們不敢期諸人人；我們只要人盡自己的能力以明白這問題的含義，瞭然於自己的分位，這便是自覺，這便是「一個人」。

四

為什麼經過自覺這個階段的便是「一個人」呢？自覺不過是感到自己

存在的情感，由此情感，則他人存在，事物存在的情感亦必然的同時而生；由此情感，乃得明白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一動物，人羣中的一份子；渾沌無別的情狀因之打破，而歷歷分明的個體遂脫然而出。自覺的歷程必先有能覺的主體，然後覺自，覺他，得有所覺；這個主體的脫出，便是「一個人」的始基，這是一方面；在別一方面，覺到自己，覺到他人，覺到事物，人我，物我的對峙隱隱成立，而由這種對峙的關係所生出的，則為「一個人」。所以「一個人」是最特殊的，因其為各人之主，同時又是最普遍的，因其為人我物三者相互關係之所依據。「一個人」實在是頂平常不過的東西。

五

「一個人」，在無限大的宇宙中，是小到難以形容的質點；「一個人

「與其他宇宙間的物體一樣，由許多的原素造成，根據一定的法則，有所制限，亦如其他物體。「一個人」，在這渺小的地球上，是軟弱無能的動物之一，強力飛走，雖不如其他動物，但一切的嗜欲本能，與其他的動物少有分別。但是，「一個人」不單是物質，不單是動物，而因其曉得自己是什麼，即因其有「一個人」的意識與觀念，他乃運用其智慧，出而組織一切，使皆爲己用；人類所以能別成一類，或即因此之故。

有了「一人個」的意識與觀念，即是有主，有中心；所主既立，中心既定，一切皆奔赴齊集，各歸其位，宇宙人生於是乎有意義。同時，人羣中的人人皆有這種意識與觀念，則平等齊觀，相互幫助，相互尊敬，終於結成爲人類社會的唯一基礎的「人」的觀念；而一切的虛偽浮飾，狂妄誇大，以己爲高貴，以人爲卑賤，凡此種種搗亂人心的事物，皆可一掃而

空，因為大家都是「一個人」。人類社會不是因此而得永久延綿嗎？

從上面來看，是則「一個人」甚為神奇，使人類有異於其他動物，給宇宙人生以意義，維持人羣社會於不墜，這樣的神奇力量，當然是稀有而十分可貴的東西了。

六

或稀有，或平常，實際上，不過是相對比較的評價語；大凡事物在本體方面是平凡一致的，而在作用方面則特異多方的，「一個人」亦然。「一個人」的本身了然無奇，而其作用則出人意外，匪夷所思；所以我敢勉已為此平常，而希冀人家之得彼意外。我實深深的感覺到，所謂人類，社會，國家，以及一切人間事物的存在，非先有此不可，即非先有自覺不可，非先有「一個人」的觀念不可。「人」的觀念不成立，一切都是徒然的。

七

國家社會之所以擾亂不安，是不是因為沒有公同的標準，共守的規矩？是不是因為強凌弱，衆暴寡，富欺貧，貴蔑賤？即是不是因為沒有「人」的觀念，沒有自己是「一個人」，同時亦沒有人家是「一個人」的觀念，因而致此？當然是。沒有「人」的觀念，沒有「一個人」的意識，遂各各爲盲目的衝撞，盡量發揮無意識的本能，縱橫馳突，若猛獸之在山野。你不以人看我，我亦不以人看你，猜疑忌刻，各不相通，只是表面利害的關係，暗中則互相輕蔑，時刻無不在相防。這樣的社會國家自然是不能一日居，而非至毀滅不止的。因為社會國家的安立，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善意與同情，而善意與同情的發生，則由於感覺到人我同是「一個人」；

苟這種觀念都沒有，則社會國家不瓦解而何待？擾亂不安，尤其餘事！

更有進者，間有一類梟雄自命的人，以爲天下莫己若，睥睨一切，奴隸同類，絕不願於公同的「人」的觀點上施爲；因此而稱雄一時，若可長久富貴者。但稽之事實，則禍患相尋，旋踵而至，不單亂天下，而且卒至自取死亡，作人間笑柄。其中理由是很明白的；因爲，不願以「人」看人的人，即先不願以「人」看自己的人，捨棄公同普遍的「人」，獨取特殊個體的「英雄」，「豪傑」，「……」，根基既去，枝葉焉附，自然也隨之而倒了。這是一種自殺。同時自己不以「人」看人，人又何能以「人」看自己，將不可易的「人」丟了，蒙上隨時可變的「英雄」，「豪傑」，……人遂覺其易與，以爲「彼可取而代之」，所謂「依樣葫蘆」，「請君入甕」，「作法自斃」，都爲此輩人而設。那能不謂之爲愚不可及？

八

還要說人們間的一切誤會都因沒有這種「人」的觀念而起嗎？遺實取名，本是人們通病，而人們亦最易只顧外表，不管裏層更基本的事物；因而誤會起，怨恨與鬭爭，遂滋長而無窮。

貴賤貧富，表面似是懸別，但此皆外加者；深實而言，官吏與糞夫，財主與乞丐無殊，皆是「人」也。因人昧於這點，只論表面的不同，不顧實質，遂生驕傲輕蔑之心，倒行逆施，不平斯起，社會自無寧日。所以在人羣中，不能以職業地位看人，同時要以「人」看人；這個人不僅是醫生，「法官」，「車夫」，「商人」，……這個人且是「一個人」。

不特「一個人」的觀念要於對各種職業與各種地位的人們保持着，即在親屬間，所謂親子，兄弟，夫婦間，亦必不可少。父母單以兒女看兒女

，每致濫用威權，或過於溺愛，兒女單以父母看父母，常使父母不勝其煩，或無主盲從。兄弟之不和，因兄弟僅以兄弟相視，遂責望過奢，諒解乃十分困難。夫婦之道所以苦，亦完全因夫單以「婦」道責婦，婦單以「夫」道責夫，不知夫婦名義之下，還有「人」，結果便非至脫輻不止。

總之，在人羣中，單以表面外加的名詞看待人，忘記共同根本的「人」，結果對人或爲看不起，或爲過度奢望；過與不及，皆爲擾亂之源。所以「一個人」的觀念實在是人類社會的權衡，生人幸福與社會命脈之所寄；有如萬流朝宗之海，有如衆星所拱之北辰。

九

然而，這「一個人」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呢？

人不是全善的，人亦不是全惡的；人爲萬物之靈，固然過於誇大，但

人爲待罪之身，亦未免大自貶損。實際則人是徘徊於善惡兩極端之間的，掛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即非彼非此，又彼又此的東西。說人是善，則例證具在，謂人爲惡，又比比皆然。人，有種種的奇蹟，驚天地而泣鬼神；人，爲意想不到的罪惡，雖狗彘亦有所不食。人是這樣矛盾的，使人不能相信；但，即是矛盾，爲「人」之所在。

人與禽獸有什麼分別？近代科學研究的結果，不單在生理學解剖學上，人與禽獸無殊，即所謂情感與智慧，亦非人所專有，至多不過是情智在人類較爲發達而已；而道德觀念，而社會組織，如蜂，如蟻，則又超過於人類十倍。人與禽獸有什麼分別？我們覺得人與禽獸沒有不同，我們對於人無須過於責備求全。同時我們覺得，因人常求與禽獸不同，結果在人的心理上有一種永遠不安不寧的情形，常不滿意現前，欲超出現前，而求所

謂進步，於此我們又對人抱極大的希望。這一點或就是人有異於禽獸的地方。

不管人是相同或有異於禽獸，人是變動不居的，瑕瑜互見的，即是矛盾的動物；一方面獸性甚強，堅持在下，別一方面，縱身飛躍，力有未能；結果是搖曳不定，往復推移。因此而人間的一切表現，遂若目迷耳亂，使人眩暈而不可究詰；因此而人之所以爲人，與夫我們對於人之應當如何，亦遂若可得而言。

「一個人」是騎牆的，首鼠兩端的，捨此固不能，棄彼亦非是；其美點使人讚美驚奇，其弱點使人哀矜憐惜。我們希望人的美點盡量發展，但不能過奢，致胥責過嚴；我們同情人的弱點依然存在，但這是自然，無須深惡痛絕。世間沒有絕對，世間亦沒有完全；「一個人」，「一個人」，

如是而已！

十

不過，社會是不讓有這樣的「一個人」的，社會要製出各種各色的名目來，貼在人身上，遮掩住這「一個人」，不容這「一個人」表現。於是有所謂英雄，志士，君子。偉人，學者，教授，……不可悉數的名稱出來，籠罩一切，使人皆入彀中；自後，你是英雄，志士，君子，偉人，等等了；你不能躍越雷池一步，否則，不客氣，打倒！初時人亦色然喜得到了這些名目，引以為榮，不知人家從此以己為傀儡，以己為誅求之的了，「一個人」於是沉沉埋沒下去。

有多少人以此葬送了一生！有多少有志的同學，一回國後，便於此消磨！國家，社會，家庭，都以你為什麼與什麼，忘記你是「一個人」，你

亦以此坦然自居而不疑：富貴功名，固然可得，然而，你是犧牲了，大家捧出你來供祭而已。此於國家，社會，家庭有益，猶可說；結果相反而皆受損害，因為，如前所既說，一切人間的建立，非基於自覺的「一個人」不可，泯沒「一個人」的國家，社會，不能稱為國家，社會，只是渾噩混沌的羣衆！

十一

十年不見祖國，我不曉得祖國現在作何狀，但從各種的見聞上看，與從前怕沒有多大的不同。中國是歷來不重視個人的，所謂「自覺」，所謂「一個人」，可以說是從沒有這一回事。現在大家感於國勢的衰弱，圖謀振作，各出各的理論與計畫，希冀實行，以爲中國可由此而強盛；這是凡爲中國人應有的理想與希望。在我個人以爲，中國不欲振作則已，如欲振

作，則非經過個人自覺的階段不可；這是我個人的微末貢獻。

這在今日，既是一種老生常談；誰不曉得這個自覺階段的重要？但以遺傳勢力，羣衆影響之強大，所謂自覺的，終於杳然無蹤，「一個人」總是跳不出來！

我自愧一無所成，不能造福於祖國，我不敢承當凡國人加諸留學生的
一切榮銜。我於失望之餘，勉勵自己爲「一個人」，同時對祖國提出一種
最低的要求：以「一個人」看待我。所以在海程將畢，即要再親祖國的時
候，我說我的最後一句話，敢以這句話望祖國而遙語：

「一個人」！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初版

歸心

每冊定價五角六分

著者 解人

印刷者 大學出版社

北平廠橋十三號
電話四局六六五

代售處

新 月 書 店
星 雲 堂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6
2125-40